光緒山西通志

山西通志第五十

古蹟考一　考四之一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奉

旨監修

過大梁而問夷門適長沙而弔汨羅生不得見古人流連遺躅如或遇之晉在三古上蓋神聖之所鍾皇帝王霸之所駢萃也迭作都京卽散地名見載記者甚夥亦甚棼洎漢唐來益多閥人甲族勝蹟殆不可殫述又治世恆爲股肱郡分裂則戎馬衝故城廢壘所在多有焉竊見前輩諸老師綦重古蹟澤州入相猶署午壁淮安寄籍不忘潛邱及代郡馮廉訪以能知雀鼠谷所在見重咸豐年刋方志也而可忽茲茲輒掇取古籍參舊聞而徵親歷首國都次城邑宮室以墟里田園附之次祠宇陵墓而以寺觀終焉分類相從緯以時代務

期衷諸至當庶可與沿革諸篇相表裏云

國都 上古 唐 虞 夏 商

地皇氏在龍門今河津也

遁甲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路史作雄耳）

有巢氏在石樓今名未改

遁甲開山圖石樓山在瑯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路史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曰吐京隋文帝改石樓東南六十里有石樓山（舊通志有巢氏栖於石樓之顏）

謹案原文於地皇所興之龍門則冠以熊耳有巢所栖之石樓則屬諸瑯琊若皆為與於山西者獨長源的指石樓所在且謂隋文之改縣卽由茲山納稱似較仲宣為塙矣地皇事雖別無可考然熊耳左右貫

無龍門之號即伊闕借稱龍門三古上亦無此語則
仍歸之西河之龍門爲是不得云黃熊未鑿以前并
其名無之也水經注龍門之上有古龍門是即非禹所鑿而在禹前者惟是陽子
居嘗歎太古之孰誌屈靈均亦疑遂古之誰傳孔子
斷自唐虞良有以也茲非敢妄語聖人所不知特古
記所有者無亦過而存之耳
又太原有郝骨氏之封商封子期於郝亦此地也
路史太原有郝鄉太昊弟郝骨氏後　廣韵商帝乙封期
於太原郝郝鄉因氏焉　元和姓纂郝出於郝省氏太昊
氏之佐也帝乙時子期封太原郝鄉因氏焉
承匡女媧氏所生疑即闕喜之國
路史炮媧雲姓一曰女希太昊女弟出於承匡生而神靈

佐太昊正姓氏職婚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太昊氏衰共工振滔洪水臨天綱絕地紀覆中冀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帝地平天成萬物復生[女包]媧乃立號曰女皇氏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在位百三十載　列子天地一物也物有不足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

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

聞喜縣新志案承匡之地亦見春秋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注以承匡為宋地在陳留襄邑縣竊以杜氏誤也據傳文此會本為謀諸侯之從楚者去年末正從楚今乃就宋地而謀之可謂衹謀乎考晉地自有匡說文郇字下解曰河東聞喜縣鄉名竊意郇

郎承匡古人地名隨意加邑者不可枚舉如化布文長子作鄉子是也至其地今在聞喜某方前人俱未言及後見聞喜縣東二十里之馮家莊廟中有元碑碑文謂此村古名聚頭春秋時嘗作諸侯會地乃恍然悟此地郎邸亦郎承匡矣何以言之說文邑部有云邑落曰聚而此邑部連列聞喜縣地者三曰䣜聞喜鄉曰鄍聞喜聚曰郎聞喜鄉今置是聞喜裴村俗誤份為裴柏村非鄍是聞喜郎鄉頭見水經注今俗書作並圍頭非郎之在馮家莊而為承匡之會地也亦必古有口授元人撰碑時想是忽忘其名而彷彿記其事故約畧書其地曰聚頭則由說文郎字上正連鄍字注中之聚字而名之遂舛矣約畧書其事曰春秋時諸侯會地則又忘其為二大夫主會耽度有會必

是諸侯而稱之遂誤矣今定爲匡斯春秋說文之地皆有實落而隱若相承也若僖公十五年齊桓公會諸侯救徐次于匡以待之此則應在陳留顧杜又不云陳留襄邑而云陳留長垣仍不免繆差何耶至媯皐上古之人本難確指其生處惟旣云覆中冀冀州甯濟冀州冀州今山西地則知其生當在山西闕喜之匡而不能在陳留郡之兩匡明矣

祝融城有二一在汾州西一在遼州北

方輿紀要汾州祝融城在府治西相傳祝融氏所居

舊志遼州城北二里遼陽城相傳祝融氏築

謹案祝融說不一莊子敘在伏羲之前路史亦同禮記月令則與炎帝同直夏四月令而不辨前後春秋

元命苞則與羲農同列第九禪通紀而不詳世次帝王世紀以爲伏羲之九世孫徇羲庖犧之號潛夫論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或曰燧人或曰祝融譙周古史考用前說以燧人爲皇宋均三皇紀注則同後說以祝融爲皇白虎通兼二說疑即王符所本又云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孝經鉤命訣稱祝融之樂名屬續意即屬續之譌案漢郙閣頌爲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續艾康萬里亦是書績作續知績續之互譌久矣通鑑前編祝融氏一曰祝誦氏而漢武梁祠堂畫像即題曰祝誦案融之爲誦猶容之爲頌也史記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其次列第二在伏戲之後神農之前且畫其手作搏擊狀殆氏兩漢金石記謂即三皇本紀所稱征伐共工之象

也綜而覈之疑皇甫謐司馬貞二說爲得其實若其都則鄭康成詩譜云溍水在鄶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爲鄶國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鄶城詩作檜路史作會蓋是本字也至汾州之城他無所證遼州之城則史記秦始皇本紀作轑徐廣言老不言祝融也詞人所詠烏足爲證宋張仲尹詩有云顓頊分封不記年蓋因唐人於此立祝融廟且州志言顓頊之子祝融故亦承其誤耳

露即今之潞城參盧後爲潞子

路史參盧之封茶陵有露水鄉有露水山予訪炎陵稽其始封守亦作潞蓋商周間延於河東北爾　又神農之墟在於茶陵而露水之鄉露水之山若諸露之名遍於茶陵攸邑灈衡之境益以知諸露之始有在於此殷周之代衍

出闕攷上黨之郊爾

謹案呂氏春秋云人民敝路是以潞代露也近人得古貨布其文皆春秋戰國時晉地名其潞之布文正作露知古二字互用者多矣路史所云幽者今順天府通州爲古潞縣亦有潞水所云冀者今汾州府石樓縣爲古土軍縣亦有地名露羅以爲漢之東露也所云上黨即今潞城縣春秋宣公十五年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是也惟中行桓子前此敗赤狄於曲梁路史因此又云潞子都曲梁舊說曲梁在今廣平府之雞澤縣據上黨記則仍在潞城也又潞亦作路上黨記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

小顥若蚩尤所居在安邑

路史參盧命蚩尤宇此今安邑有蚩尤城宜是

謹案蚩尤城今名從善村本即古解城也地之所以名解以蚩尤體解得名見路史黃帝經序云蚩尤之血化爲鹵又云化爲澥瀣殆即今解池乎皇覽亦言帝殺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參盧者炎帝之後帝榆罔也漢書謂之參盧

綸者古國份倫所封在榮河亦即夏少康所居之綸

左哀元年傳虞思於是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杜注綸虞邑

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汾陰縣下劉昭注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又梁國虞縣司馬彪自注云有綸城少康邑劉昭注又後漢書黃瓊傳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章懷太子注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謹案杜以綸爲虞邑未實指其地意蓋以虞國既在河東閒斯其邑約可知矣續漢志大書綸於梁國虞下而於汾陰之久稱綸者反不著是以劉昭引博物記以補之爾蒲州府志於榮河縣轉据此以梁國之綸大書爲可信汾陰之綸只見注中爲不足信試思劉昭之注郡國本自言以細注證發原書者梁國之綸果是昭何以略不加注汾陰若實非綸昭何必引博物記以證成之耶如曰存以備異聞而已然則章懷注黃瓊傳又稱綸在济州所引竹書之言劉昭不容不知何不於河南尹注中亦引之以備異聞乎至會盟圖地道記皆以榮河之綸爲上古封國府志地表以爲黃帝臣伶倫之封蓋本諸路史茲故列綸於

上古要其爲虞封少康之綸亦碻無疑義矣

張在虞鄉

路史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楊城

史記曹參攻魏豹將軍孫遬軍東張漢書同蘇林曰屬河東

謹案魏地形志鄜氏水經注皆謂張楊城在解縣獨魏王泰括地志謂在虞鄉縣西北四十里蓋隋大業改南解爲虞鄉唐武德又改虞鄉爲解而別置虞鄉貞觀又省解入虞鄉三書所言實一地也晉大夫張氏世食采焉則國之入晉久矣

鄐在聞喜

路史黃帝後姬姓國有虔今河東聞喜虔聚陳留風俗傳

風俗通義皆云出黃帝說文鄇河東聞喜聚

聞喜縣新志案說文之鄇小徐音渠焉切是拳音也至水經注涑水又西逕仲郵鄈北而此鄈字各字書不收及宋集韻亦無鄈字而云鄇音虔羅泌會議其音之非乃又出一鄻字注曰驅圓切音拳鄉名在聞喜縣愚謂鄇鄈鄻本一地許君是而酈氏丁氏皆誤也此國本名虔而音拳許之加邑旁古地名多有此例其地後名郵鄇今聞喜涑北之乾院村本即古乾河而妄人乃指爲鄇鄇寫作鄇虔村非也鄈在涑南今郵鄈訛爲羊圈頭非乾院也實在涑水南而有泉入涑而酈會記此邑有名拳之地而忽忘其字又親見此地有入涑之泉而强會其意遂出鄈以代鄇耳字雖誤而水地皆明矣至丁氏集韻之鄻字本當音讙春秋之鄻讙龜陰漢書正作鄻是

泰山郡剛壽縣從未有指爲閻嘉地者丁度何所本而云然仍應從許爲是

續疑在襄陵

路史續牙之國（亦少昊氏後）

謹案此國入晉春秋不著蓋在平桓前矣見於傳者狐猗居稱續簡伯注亦不言續之所在惟鞫居以狐戎受氏而狐廚則臨汾西北之狐谷亭見僖十六年杜注顧氏炎武謂在今鄉甯縣（日知錄唐晉條）戴氏震謂在今襄陵縣（汾州府志沿革）恐續地亦不能相遠也存考

閻疑在解

路史仲奕國晉之閻縣　左傳昭九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　太平寰宇記閻田在解縣

謹案此國列少昊下以仲奕少昊之後也國滅於晉
晉之間則以采氏者耳

畢郎垣曲之郫邵也

路史謂畢氏所出（此國諸任之分）宜晉郫邑一曰郫邵　左文六年傳賈季亦使迎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杜注晉地　又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晉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博物志垣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阸（案邵原關今屬濟源）

清郎聞喜之清原也

帝德考少昊曰清　路史清少昊父封　又清地非一一在郫一在濮一作故樂平一在并解注本曰清原在解之聞喜今安邑北五十宣十五年亦狄伐晉及清者

聞喜縣新志案左氏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云

淸一名淸原然淸原事見傳中單稱淸者此傳一而已原卽今聞喜之北原淸故城在原之西北隅據此始知淸原之稱有自來矣若路史所稱他處之淸凡三亦未定何者確是少昊父封也不過以茲邑旣有斯名不能不存之爾

梁餘者少昊氏後在和順

左閔二年傳梁餘子養路史以爲其國滅於晉晉大夫因食采爲氏河東圖梁餘在遼州和順縣

曲沃亦少昊氏後在聞喜

路史少昊後嬴姓國凡三十九八曰曲沃

聞喜縣新志案曲沃之名見於經典最蚤據此固不始於左傳之桓叔也然羅氏列此未知所據何書兼所列

寂姞之第三十五爲舊則明明至春秋後矣若此邑之得名張坊引爾雅沃泉縣懸出之言以爲卽取絳山之瀑布以制邑名斯卽水經注所云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者實在今曲沃之景明鄉蓋古邑地廣雖景明亦在其封內也或云土不磽曰沃班孟堅因言此地爲沃土矣居水曲而稱沃壤此其所以名與亦通

右上古

其見於經者始唐堯則都於平陽

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　括地志在翼城縣西二十里　韋昭國語注本太岳之野夏禹所都之墟周成王母弟所封之地　史記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百里

毛詩譜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謹案唐自堯納稱終古不改他處名唐者皆由此遞嬗而得名一在直隸定州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一在河南魯山蔡墨云劉累懼而遷魯縣張守節以爲汝州魯山縣是也一在湖北隨棗之間范匄曰陶唐在周爲唐杜氏韋曜云成王滅唐封太叔遷唐於杜春秋有唐成公史記索隱曰滅唐徙之許郢之間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是也惟在平陽者前爲蓂莢之階後作桐葉之封中更御龍豕韋之國灼然無疑而昭二十四年杜注乃謂堯都在太原晉陽史記晉世家正義亦謂叔虞之封在并州晉陽夫春秋初年霍山以北皆狄地後方爲祁氏之田傳文明甚若謂叔虞初封已在此

則試思太岳之霍國平陽之楊國汾川之沈姒蓐黃諸國皆橫亘其間何由越數國距六七百里而遠統與沃絳鄂於其腹內豫爲他日南遷之地乎蓋嘗詳思其誤一誤於班孟堅有晉武公自晉陽遷曲沃之語再誤於司馬彪皇甫謐有晉陽本唐國之說而實皆踵徐才宗國都城記之言書久佚此見史記集解引不過見燮父改號取名晉水遂疑必在晉陽耳豈知平陽之平水本名晉水見地形括地兩志不必出自太原龍山者始爲晉水矣應劭注漢志臨晉縣曰以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又史記魏世家秦拔我蒲坂晉陽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此亦河東有晉水之證也綱目注秦取晉陽城在蒲

州城東四十里

其後者在徐溝之堯城

李而洵祁邑源流考昔禪通之敘五帝曰太昊而後炎帝繼出姓伊耆氏蓋以祁國伊耆國者而稱名也黃帝握符子二十五人得姓者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二姬二酉凡十四故六一氏曰黃帝之子首食於祁而世厥土帝堯生於丹陵徙於祁故亦姓伊耆殆依炎帝之舊與載考左國史鑑竹書開山等集所載僉同且謂耆祈祁本一字即太原府祁縣故今祁地北四十里曰堯城又都城記晉陽縣北二里唐城堯所築

謹案今堯城在祁縣北四十里此謂即陶唐都并引按壤之平陶以合之在文水縣境以爲在平遙縣境者誤皆謂由堯得

名於古無徵也大氏古聖人之蹟各郡國皆樂得之以爲榮苟有一說足證卽可存以資考核如霍州之唐城雖別無所據而猶有臣瓚一注以爲東去彘十里酈元一注以爲汾水過永安縣西又東歷唐城兩注相合大可援爲故實若此城則并孤證無之李氏云者祈祁本一字非也祈黄帝後祁乃少昊後耳若者則史記周本紀以爲卽西伯戡黎之黎與此更無涉矣所引盧陵之說以祁爲黄帝後羅長源已駁之矣俗云祁之堯城是堯造歷處此應說也堯造歷知何處乎

實於祁不遠

路史祁縣以藪名自漢不改地甚廣金坡遺事係小國蓋以祁奚邑爾

謹案此國路史列嬴姓下蓋少皞氏後亦莫詳其始封之祖及引金坡遺事既云小國又云蓋以祁奚邑故名是祁奚將爲一國君乎聞喜有唐元始天尊素像碑稱祁奚爲周陽侯可知古有此訛言也申公巫臣子亦稱邢侯與此同僭（祁奚父稱高梁伯出呂覽高注伯是大夫常號）

長子城者丹朱之封也

左襄十八年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　唐十道圖長子城丹朱所築丹朱堯之長子因名亦曰丹朱城（舊通志在縣西周二十里址存）漢志以爲周太史辛甲國

謹案舊通志載城有唐城亦云丹朱所封都也恐當以長子者爲是路史之朱虛丹山荊州記之丹川九域志謂在鄴而又稱相州之丹朱陵皆存疑可耳竹

書紀年又稱屯留尙子其實卽長子以聲相近而譌
也
丹淵亦此地蓋書止稱子朱丹是國名以水與山爲稱是則
人以地名非地以人名也
漢書地理志堯處子於丹淵　路史朱虛有丹山丹水出
焉
舊志丹朱嶺在長子縣南二十五里嶺南十五里爲高
平界縣志亦稱丹朱陵冢山海經蒼梧之山舜葬於陽
丹朱葬於陰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而內鄉
亦有丹朱墓九域志鄧有丹朱冢相州之永和鎭又有
丹朱陵山西浮山縣爲丹朱食邑而平陽府及陽城縣
皆有丹朱墓府志辨疑曰陵爲水溜其中甚大有古器

非唐虞制大類秦漢以下物此必堯喧父子之墓而誤以爲丹朱陵也或又曰嶺土皆赤色故名丹朱陵又丹朱城相傳丹朱築縣治西南今廢址少存據唐十道圖堯長子丹朱所築古長子縣治在此後燕慕容垂修築

謹案路史朱虛之丹水朱虛乃瑯琊屬縣漢城陽景王劉章初封朱虛侯即此若丹朱之丹淵則應是上黨之丹水路史爲誤引矣水經注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地理志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蓋禹貢所謂覃懷底績者即指沁水與此水而言而僞孔傳小顏注皆釋作近河地名只是今懷慶府則未爲明晳也且丹水其

有三一宏農有丹水縣其水出上雒冢領二瑯邪朱
虛之丹山丹水出焉三卽上黨之丹水出高都高都
亦卽長平俗以白起所殺趙卒其血流入河水盡成
丹此言善長已斥爲鄙野惟漢書詳載彼兩丹水而
獨失載此丹水何也

汾川臺駘之國在絳州曲沃縣之間

左昭元年傳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杜注太原晉陽也

謹案舊志太原南十里晉水下流滙爲澤廣二十里
今爲汾水所汲盡爲民田旁有昌甯公廟卽臺駘神
也獨洮水在河東聞喜與汾並宣似乎迴遠不相及
故九域志雖謂在太原而通典以爲絳州曲沃有臺

駘神元和志以爲臺駘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里路史以爲汾川即正平之汾水皆與杜預王存之說不合但三人語同似宜從之以絳曲沃爲主也汾洮在河東而其國因之傳所云處太原者蓋全汾歸其管轄太原亦其別都耳

其後四國黃在霍州沈姒蓐則無考

左昭元年傳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謹案杜注云四國臺駘之後然不能實指其地竊意四國即在汾川他不可考惟漢志彘縣注云霍太山在東周厲王所奔莽曰黃城或疑周厲王嘗居此故莽以黃圖黃屋表天子之居而名爲黃城不知莽性

多忌諱斷不肯取厲王事以制新名其改幾爲黃意
即黃國之故封特書闕有間無可博證耳其餘三國
則無考久矣

又堯以大夏處實沈太原解釋皆大夏也
左昭元年傳帝后不臧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杜
注今晉陽縣　又定四年傳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
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夏大夏今太原晉陽也太原近戎而
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稱
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今并州晉陽是也
又秦始皇本紀二世引韓子曰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
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
識案杜注皆未碻正義兩注後說近之矣夫禹之鑿

龍門在今河津桓之納晉惠在今平陽而均稱爲大夏呂覽稱伊尹說湯以至味有云大夏之鹽是即今安邑之鹽池也又況遼竇沈者爲堯則大夏之名且在禹前乃知地非因禹得名禹蓋因地建號都安邑而國號夏明安邑一帶舊即大夏之墟矣是以括地志明言與絳州夏縣禹都相近故云大夏也自元凱守節之注出而大夏北移然太原稱大夏雖無不可若因此遂并堯禹之都亦謂在晉陽則大謬矣故不可以不辨

梁者秩宗伯夷之國今汾陽也

舊志梁古伯夷之封國書治梁及岐國在西河狐岐禹貢注狐岐之山勝水出焉又呂梁山在離石縣王應麟

困學紀聞治梁及岐若從古註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呂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以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

謹案梁之名國古有五而魏惠王所遷漢孝王所封者不與焉一神農氏之後春秋莊三十二年齊宋遇於梁邱杜云昌邑西南梁邱鄉今山東濟甯州之金鄉是也二高陽氏之後地理風俗傳謂扶柳西北五

十里有梁城故漢之西梁縣也今直隸冀州南宮堂陽鎮是在束鹿縣南六十里亦曰五梁城三金天氏之後春秋僖十九年梁亡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史記秦德公三年梁伯來朝今陝西韓城縣有少梁故城是也四周平王子唐封於南梁縣道記云梁縣西南十五里今河南汝州是也五卽伯夷之國以呂梁山得名則今汾州汾陽縣是也

虞舜都於蒲坂而虞國則在平陸

方輿紀要蒲州古蒲坂舜都也　寰宇記郡國志云州南二里有蒲坂城舜所都也舊志在城東南周九里一百三十步　宋山川記蒲坂城有舜廟城外有舜宅　路史蒲坂有潙水逕首山下復一水曰汭　寰宇記首山南流潙北流汭

謹案舜遺跡名虞及姚者凡有五一在越州餘姚周處風土記會稽舊記皆云舜所生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邑舜姓姚故曰餘姚縣一在濮州雷澤括地志云雷澤縣東十三里姚墟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一在宋州虞城本商均所封之邑杜元凱云舜後諸侯也一在兗州泗源有舜井其西阜名嬀亭山羅泌以爲謝息之所遷者亦名姚墟惟河東大陽之虞前乎舜者爲虞幕後乎舜者爲虞思皆此一地蓋故虞國也然帝都仍不在大陽蓋亦有數處焉任昉謂在沅江杜佑謂在長沙羅泌謂在濟南究之主蒲坂之說者爲塙穆天子傳登薄山寘軨之隥宿于虞薄山即雷首山亦中條十二名之一而平陸禾濟皆

在中條旁也

又有蒲國在隰州

路史河中之河東二里蒲津關蒲衣之故國晉志隰有蒲伊子山

謹案此邑之名似由蒲衣納稱故秦爲蒲反後周唐爲蒲州也然蒲坂既爲帝都豈能同時別立諸侯況蒲衣子實舜之友又不得云非同時人也竊以隰州舊爲蒲子縣恐當爲蒲衣子國庶不相礙路史之說不可從文獻通考隰州春秋時蒲城重耳所居舊志云今有蒲子村故城卽重耳居也或曰今蒲縣非也杜預注左氏傳劉昭注後漢志俱同此說

董則董父之國在聞喜

竹書紀年晉武公元年荀人董伯皆叛　路史已姓伯董

澤之陂也　左昭二十九年傳董父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　又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注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

聞喜縣新志說文蓳菜下引杜林曰蓳藕根也今董池產藕竊意中古已然帝舜賜以董姓之由雖不可悉然自古賜姓不外以官以地二者飂叔子豢龍於此池池生蓮藕舜因以藕根之董姓之亦姬姜嬀水得姓之例也至池之號董則以人耳

駘則后稷母家之國在稷山

翟鳳翥姜嫄墓記稷山東南冰池村世傳后稷棄此詩云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是也池東為姜嫄墓山後荒壟數十畝為有郃氏墳先年地陷人穴而入石砌如宫室

猶新事甚異蹟甚古郡邑志稷播穀於此始故名其山曰稷上有后稷陵下有姜嫄墓案謂嫄爲帝嚳元妃祀祺生稷儼然元子矣以天子元子而棄之隘巷平林寒冰乎且嫄旣爲帝妃何云無人道乎不坼不副以赫厥靈何云怪乎且帝嚳父也天子而聖人也乃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欺母而不及父歟鄭氏謂姜嫄高辛氏世妃乃嚳後世子孫妃也太史公帝嚳紀止云娶陳鋒娵訾氏生放勳摯未及姜嫄若云帝妃則稷與堯爲兄弟堯在位七十載不能用必待舜舉之耶然則嫄非帝妃明矣槩括原文三之一

聞喜縣新志案稷意以姜嫄本非帝妃故生稷於野也然意殊未暢欲證嫄之非帝妃則譏周之言較顯於康

成欲論稷之生卒在此山則當取展禽之語佐以賁苹之言而自瞭然矣索隱引譙周古史考曰棄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是明云棄非嚳子矣然則嫄之非帝妃豈待言哉國語栁下惠言稷勤百穀而山死杜預注左傳司馬彪志郿國皆言斄縣西北有稷山亭隋圖經引賁苹曰稷播種百穀於此山西南去安邑六十里是可訓確證矣第史記前云有邰氏女姜嫄生稷後云堯封稷於邰毛亨亦曰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是皆未敢深信稷既是有邰自出堯又璘邰祀而畀之聖者爲之乎且受者安乎嘗考路史稷所封之邰作斄在武功姜嫄母家之邰作駘不云在武功知別有一國非同地案國語周詹伯曰魏駘岐芮畢爲吾西土是則以邰爲駘知古斄邰駘皆通用也毛公所言因

生邰而遂封邰者特別立一國取原名名之以表殊異耳且太王亶父又娶於駘詩所謂姜女也是豈得涸爲稷後也哉但羅氏欲求一駘乃引左傳越使魯選邾用封境至於駘上以爲姜嫄之駘在此竊謂未然果爾稷何以生於河東之稷山姜嫄之墓有邰氏之墓又安得在稷山左右耶嘗思汾川旣爲臺駘之國稷山正在汾川而此邰亦正書作駘恐嫄母家即臺駘氏未可遠引齊魯之駘也案左傳之狐駘檀弓作臺駘陸氏經典釋文臺音胡則知此臺字乃壺字之形訛不得以爲臺駘之國也羅泌誤引千古創論敬以質之博雅君子

砥石則昭明之國在平陸東

世本契子昭明居砥石

謹案契封於商在陝西商州與此相近故知砥石即

砥柱也又名砥山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生禹有莘之國或在河南嵩縣或在陝西郃陽縣俱與此近故知砥山亦砥柱也緣是堀明所居故雖山而亦入國都云

皮氏亦古國在河津也

逸周書穆王曰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路史稱田齊之後有皮氏乃人姓與此異

謹案括地志皮氏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正義曰在縣西百四十步也舊通志引魏世家襄王六年秦取我皮氏十三年秦擊皮氏二事謂戰國已有此名駁前人言皮氏爲秦所攻者非其原始然不知引逸周書則亦未得其原始也穆王歷敘古亡國

在有虞氏夏后氏之閒知此國之肇封必不在夏殷以後矣舊疑此國即舜所封象之有庳常常欲見必不違於蒲都也音相同時又相同惜無別證

右唐侯

夏禹都於安邑今在夏縣界

帝王世紀禹或居安邑　漢志禹自平陽遷安邑　通典夏縣漢安邑縣地蓋以夏禹所都爲名夏都安邑城在今縣北十五里　夏本紀帝相出居商邱少康復歸安邑　路史王以金成都陽城羅以爲澤之陽城　太原安邑

謹案鄭氏通志安邑即韓國也金氏通鑑前編夏后禹踐位於韓與此正合蘇軾指掌圖亦云禹都安邑當在夏安邑之閒惟漢志有禹徙晉陽之語皇甫謐遂作不定之辭曰或居安邑矣良由大夏在晉陽一

說孟堅仲遠元凱士安諸大儒俱爲所惑而不知平水古名晉水則平陽亦得名晉陽矣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故羅苹有平陽晉陽七名一地之說然大羅於禹都陽城之說即澤州陽城則引臣瓚於禹都太原之說又引杜佑雖或不壻亦並存以廣異聞可矣

武觀城者禹季子所居在榆次

通鑑前編啟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而叛啟命彭祖之後帶思帥師征西河武觀來賓　竹書紀年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即五觀也觀國今頓邱衛縣　水經注洞過水西南流逕武觀城西北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邪問厥塗之遠近　舊志榆次西南二十里陳侃村一

名武館城

謹案何書載有扈之征而不言武觀竹書載武觀之叛而不言有扈據說文扈在鄠縣而此云武觀在西河則一地也說文言扈爲夏后同姓而此云王季子則一族也且左傳曰夏有觀扈直連舉之似即一人也者姚察史記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則五觀确在鄠縣榆次安得有之然榆次之武觀城經盧酈兩家紀載亦不得謂僞也意未放以前武觀實居榆次旣放於西河始叛而征之歟若竹書注又云在衛縣者則因衛縣本雝榆城所改古書必有稱武觀城在魏榆者本指榆次而言彼見雝榆亦有魏榆之名而隋稱衛縣遂誤仞武觀即在衛縣耳善讀書者必能

垂許斯論也

又有稷後魏芮二國魏在安邑蒲坂閒芮卽今芮城也

國語周景十二年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王之代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駘岐芮畢爲吾西土　鄭樵通志魏河中河西縣河西縣熙甯三年省入河東縣　樂史寰宇記芮城北五里有魏城卽萬所封周八里　左傳桓三年芮伯萬之母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於魏杜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今朝邑西南二里　魏國河東河北縣　閔二年賜畢萬魏以爲大夫路史魏今平陸有古魏城南西去河各二十餘里北距首山十里所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周同姓也晉獻滅之又芮伯國今陝之芮城西二十里有芮故城　水經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　九域志有芮君祠商代國西伯

初虞芮訟周爲司徒後漢郡國志河北詩魏國有韓亭六韜引路史文王質虞芮之訟暨師武伐殷乃收虞師芮師劉炅臣曰芮姬姓伯爵蓋自夏商以來若耿國之類非周初始封也山西舊志據河東芮君廟記本陸德明周非同姓不封之說謂爲周初所封同姓不知當其未封之時質成於文王者又何人耶且稽之傳記皆曰姬姓無周封字也或曰朱文公魏詩傳亦稱周初封同姓廟記蓋本於此曰文公就畢魏而言蓋畢萬乃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在今長安國絕至萬爲晉大夫伐魏取之獻公以其地爲萬采邑即芮地也芮之稱魏者以芮伯萬爲其母所逐秦人納之居於魏相去裁一舍芮伯城西二十里鄭有魏侯城北五里逆不稱芮而稱魏猶魏侯罃遷梁

遂稱梁王也文公以非理義精微未及詳考

馬淑援曰解舊志載州西南六十里有魏故城今隸芮地又畢萬墓在焉以爲古魏近之矣但史記未言古魏所在水經注言魏城處山河之閒亦未指定古魏而芮地又相傳河北城爲文侯城意此卽古魏城乎議者以城在今芮遂謂芮卽古魏不知古魏芮本比隣國晉初以賜萬而芮幷入於魏則其後也況國風葛屨諸什皆魏未滅時詩朱子於魏風下明注曰解卽其地在析城西雷首北是確指解爲古魏矣

舊通志儲氏曰據劉昆臣謂魏卽芮而馬淑援又謂古魏在解鄭康成詩譜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四至甚分明詩彼汾沮洳河水

淸目涑滴等語可證古魏地廣芮適在析城雷首河曲之中則不得以魏專屬解州境而芮被逐居於魏遂稱魏而不稱芮其說尤可味也

謹案此魏芮皆稷後而封於夏后時則質成之芮亦周同姓而魏更勿論矣獨晉詩世學謂畢公初封畢伯成王時進爲魏侯傳十餘世晉滅之而畢萬爲晉大夫又得食邑於魏此言頗與國語所云周先世受魏之說不合且左氏傳所記居魏者芮萬賜魏者畢萬又最易溷爲一人劉氏之說以魏芮爲一儲氏深以其言爲可味而不知實非也馬氏以魏芮爲比隣國似又礙於樂史魏芮二城相去五里之說蓋意豈有五里之內可以並立二國者乎案樂史之言乎存亦同實則所言魏

城者芮國所居之魏非畢萬所賜之魏也去今芮城五里非去古芮國五里也古芮國都尚在今縣城西二十里若依司馬彪羅泌皆謂魏在今平陸則當時平陸實為虞封仍不能並容兩國即服虞以魏在蒲坂似亦尚未盡其境界竊謂平陸為虞固無可疑而古魏當依鄭夾漈與此馬淑援之說在安邑及解為是且金仁山言安邑古韓證以後漢志固言魏有韓亭是魏之在安邑也章章矣至芮之立國據杜注則在今朝邑據酈注則在今芮城然與虞質成以後相讓之田號為閒原者實在今平陸西六十里東西七里南北二十里是地至河東矣恐國不能只在河西也是以酈道元注又引竹書晉武公元年芮人乘京而自斷之曰匪直大荔故芮也此亦有焉是其意明言芮兼跨大

河東西突總之平陸既爲虞則芮不能即在平陸芮城既爲芮則魏亦不能仍在芮城定爲安邑蒲坂間則三國疆界自羅羅清疎而無實偪處此之慮矣

傅者大繇之封在平陸即後傅說所隱之傅巖也

路史傅夏封之在虞虢之間　唐宰相世系表大繇黃帝後封傅

謹案地有傅墟傅巖即殷武丁夢得傅說處也古有傅說祠路史以爲即古之北虞北虞者今平陸縣以地有吳山吳虞同字故國名爲虞爾

帝杼居原其城在沁水縣

竹書紀年帝杼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五年自原遷於老邱紀年帝少康十八年遷于原

謂案竹書言伯子杼帥師滅戈而傳云季杼滅豷世本

又云季佇作甲杼者少康之伯子何又為季路史言越之先

君無余即杼也又云少康之庶子寰宇記亦云少康

庶子無餘封會稽世為越侯豈余子聲近遂謂其二

子為一人歟古書余予互用猶之荼舒通用今仍然也若果一人則既承

夏統而為帝不能再開越國而為侯此其灼然可知

者耳至原之立都竹書列之少康十八年杼蓋因父

之遺烈而非自創也水經注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

國名紀云原伯爵今濟之沁水縣西北有故原城也

有詳說見下卷周之原下

帝廑居西河其地為今蒲州府

竹書紀年帝廑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路史允甲在位

四十歲後居西河

謹案西河之名始見禹貢連龍門爲稱注在冀州西故曰西河則實河中一帶今爲山西之蒲州也若汾州之西河夏時何無此名也

又劉累爲御龍氏國在今翼城聞喜絳一帶

左昭元年傳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杜注唐人謂劉累之等　又昭二十九年蔡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聞喜縣新志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唐城在翼城縣西二十里夏后封劉累之孫於大夏之墟爲侯又云與絳州夏縣禹都相近故云大夏也左昭元年元凱注以

唐人爲劉累之等是矣又以大夏爲晉陽縣則未的前大夏條已詳辨茲再辨劉累之國夫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而後爲御龍氏晉蔡墨之言也豢龍之董澤在聞喜就學者安能遠在晉陽乎雖傳又云累後遷魯縣在河南魯山縣似若已去董澤者不知魏王泰稱夏后所封之唐侯乃累孫而非即累身也祇播遷而孫返故理得紹封亦不得執累遷魯縣一語以相難顧數千年來以聞喜爲董父之國人皆知之以聞喜爲劉累之國則頗多疑訝然吾所謂豢龍御龍並封董澤左右者仍於杜注得間何則杜於殽夷注曰殽水上夷皆董姓明明只指春秋時耳而於此注則曰劉累之等蓋追溯夏時即非僅董氏一族而劉氏爲主矣合諸說互勘之則累之國於宿主參而

在翼城迤西据括地志言唐城在今翼城西二十里其封疆必更西矣縣與絳州夏縣皆相近絳州在聞喜北夏縣在聞喜南兼可就董澤學擾龍非鑿鑿在聞喜境內而何

至湯所伐之昆吾在今安邑有昆吾亭

詩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左傳注昆吾同日而亡

謹案帝王世紀湯伐桀戰於昆吾亭史記夏桀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可見昆吾與夏甚近故并伐之可使同日而亡也路史以爲濮陽蓋據隋開皇所置昆吾縣爲言然升自陑之說出書序戰於鳴條則諸書皆同陑與鳴條皆在安邑則昆吾在安邑畿內章章矣皇甫謐所云昆吾亭必漢代之名僕去古近其名亭蓋碻有依據

也故寰宇記直以爲安邑云
所伐之三𡸣卽閧喜三㞊山之原皆夏畿內之國也
史記湯伐桀桀犇於鳴條湯遂伐三𡸣俘厥寶玉注引孔
安國曰三𡸣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閧喜縣新志桀此三𡸣卽三㞕上林賦淩三㞊之危郭
璞三蒼注三㞊山在閧喜亦卽左傳之殽川也或曰此
山名不得以爲國名不思史記明云桀犇鳴條湯伐三
𡸣顯是破竹之勢卽僞孔亦云桀走保三𡸣以保三𡸣
釋犇鳴條可見三𡸣鳴條必不相遠也鳴條今安邑地
而三㞊山卽在接壤之閧喜於當日情事爲合萬無桀
在鳴條湯忽懸軍遠指定陶之理路史据九州要記亦
誤指殽爲定陶者正以泥於濟陰二字耳不知定陶以

陶邱東出得爲濟陰而聞喜東連垣曲卽沇水之所出亦何不可稱濟陰乎郭璞親爲聞喜人且地學專家是較雜記爲可據矣況聞喜脊有董父騣川之封見左氏傳左傳之騣漢書之峻書序又作鬷是一字而偏旁不同史記只作叟蓋是本字也此國是否董父之後固無明文要其不能遠在定陶也斷斷然矣舊志謂卽聞喜東南之焦山恐非焦山去騣川稍遠不若紫金山爲近紫金有三峰今俗名三縣頂謂一屬曲沃一屬絳一屬聞喜也楊雄較獵賦注三峻言三峰聚也釋峻字義更合矣

而桀則遷國於垂乃在鳳臺

路史癸不務德不申於國始遷於垂羅苹注所謂天門在

澤州之晉城太行之上有天門

謹案吳起對魏武侯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卽謂此也

其後有鄩則平陸夏二縣閒也

路史冥夏后後鄩亦作鄩　左僖元年傳伐鄩三門注虞邑

右夏

湯都於亳疑在垣曲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

張泉瀹亳都辨唐虞夏殷故都皆在平陽境而舊志記殷遷耿不及亳者未知亳之在垣曲也垣曲面對山瀕大河近接葛伯寨在五代周名亳城縣漢書音義稱濟陰亳縣者濟水出濟源山而山在縣東也桐鄉在其北

即伊尹放太甲處今聞喜是也湯陵在其西歷載祀典
今滎河是也皆距垣不二百里而湯妃墓廟俱在垣境
其為亳地明矣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隣世傳亳州為
亳長葛為葛固謬妄不足與辨傳記所載稱亳者三謂
亳在穀熟者皇甫謐也謂亳在蒙縣者杜預也謂亳在
偃師者鄭康成也稱葛者二一云甯陵有葛伯國一云
鄢城有葛伯城嘗何亳與葛之多也蓋嘗考之穀熟今
夏邑也然考城亦名穀熟蒙大小二大者在商邱北小
者在商邱南於彼於此茫無確指果可信乎歸德志稱
帝嚳都商邱之亳城湯自商邱遷焉河南志又稱偃師
縣帝嚳所都也成湯居西亳即此其在左傳帝嚳封其
子閼伯於商邱以主大火是以有閼伯之臺之墓之廟

旣封其子又作之都於理非宜且旣都商邱何爲又廟偃師是二都矣偃師最西去景山不遠說者引景亳雜河以貫之拔黃河自潼關而下入閿鄉縣界經靈寶陝州澠池新安孟津諸縣以達於開封不聞經偃師也所謂負河者安在偃師近景山而不名景亳蒙城無景山而名景亳所不解也若其謂甯陵有葛國者所以貫亳在商邱之說也然甯陵實甯城非葛鄉蓋說者妄也鄭城去三亳甚遠安得有葛蓋起於好事者欲以葛城在偃師証成偃師之爲亳而偃鄭音近譌以傳譌遂更及之耳括地志曰湯冢在北亳皇覽曰在濟陰亳縣而劉向直謂湯無葬處是皆不可信則偃師之墓亦僞也孔安國以桐爲湯葬地鄭康成謂桐地有王離宮皆不得

其實而晉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東有城爲太甲所放處信斯言也若之何其不名桐而自秦以來所謂桐鄉者乃在偪近垣曲之聞喜耶垣曲地僻而道險名公鉅儒罕有至者故其遺蹟不見於論述而守斯土生斯地者承訛襲舛不復考覈如斯類者蓋比比也可勝道哉案與考汝寬翔宮據有州廳縣考已備引此垂出其間舊志亦與前考相背姑存異說

葛與亳鄰即聞喜之葛寨

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　又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史記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謹案舊通志縣南四十里葛伯寨在湯山下相傳葛伯阻兵處據張象蒲以亳在垣曲則葛當在此處蓋童子可以餉耕理不得遠也

太甲所放之桐即聞喜縣

史記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鄭康成云桐地有王離宮晉太康地記稱在尸鄉爲太甲所放處

李汝寬云諸志皆以聞喜爲桐宮湯陵所在予竊疑之案漢書劉向傳歷敘帝王陵墓曰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漢去古未遠劉向班固爲世大儒且不知湯之葬處諸志何以知其在聞喜也司馬光宋之大儒其撰聞喜宣聖廟記亦未及此金有張邦彥者撰宣聖廟記據一時儒生父老之言謂文廟古之湯陵引尙書及孔安國注以信之而力詆魏文帝皇覽言湯葬濟陰之非蓋因地名桐鄉且多古柏而附會之也夫安國注尙書桐宮止云此湯葬地也未言所在邦彥何以知

其指此也記又曰其地蓋與清原相接故魯僖公三十一年晉蒐於清原杜注云在聞喜縣北當時雖未明言聞喜然亦桐之事實見於春秋者也夫傳書注疏未言桐宮與清原相接他書亦未有言之者邦彥何以知其與清原相接而以爲桐之事實也夫以桐鄉爲桐宮已屬無稽又以文廟爲湯陵非齊東野人之語乎及考平陽府志山西通志雖以聞喜爲湯陵於榮河又皆云湯陵在縣北百祥村西元癸未歲淪於汾河以石柩遷於別地洪武初建寢廟於陵東以便歲時致祭正德元年少卿喬宇題准修祠又案文獻通考明一統志皆云湯葬汾陰又案隋制祀湯於汾陰汾陰卽榮河也又案邱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云我朝帝王陵廟旣命有司歲時

修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凡三十六帝而殷湯與焉雖未言其所在然亦可見必知其所在而非聞喜矣夫據漢書則湯陵之所在不可知也據尙書注雖知桐爲湯陵而桐之所在不可知也據文獻通考等書及喬宇所題雖直指榮河而猶未可盡信也乃邦彥始則不知闕疑而輕信儒生父老之言旣則濟以博辨而遂失安國元凱之意以致正德閒邑博王紳氏修志遂以桐宮爲邑之故而州據縣府據州省據府諸志皆誤誰之咎也若曲沃志又謂桐鄉城在縣西南驛喬村世傳伊尹放太甲於此則湯陵愈多而兩地之父老賢於漢儒遠矣

聞喜縣新志案魏文帝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括地

志云湯冢在北亳垣曲爲守文周之亳城縣卽北亳矣其稱濟陰者前固云濟水出濟源山實距垣曲之東故垣曲得爲濟陰也桐宮之放僞古文謂密邇先王其訓此語必有所受古文雖僞要多采自古書者最密邇垣曲者聞喜何乃謂在尸鄉乎況聞喜有宋保甯寺碑宋沙渠寺碑金宣聖廟碑皆直稱聞喜爲桐宮路史言聞喜西南八里有桐鄉城據隋圖經卽桐宮太甲所放處是自古有定論矣迨明李詡事汝寬爲說力辨其非以爲劉向敘帝王陵墓獨殷湯無葬處後人何由知之不思子政雖不知子桓知而著之皇覽亦必稱有依據也且李意在湯陵之眞僞今亦無暇與細論要桐宮決無可疑蓋成王翦桐戲叔虞史佚成之遂取地之名桐者定封以寶其

桐棄之戲知此地名桐固自商以來未之有改故至秦

而猶爲桐鄉也

祖乙遷於耿在河津縣

書序祖乙圯于耿作祖乙路史耿在龍門又在慈州今吉州也

謹案竹書云祖乙名滕元年巳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圯于耿自耿遷于庇史記則云祖乙遷于邢左傳晉獻公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漢志皮氏縣有耿鄉故耿國皆不言即祖乙所都之耿或以相也殷也庇即邸也皆在河北史記亦言殷已都河北則以邢當耿而指爲今之順德府邢臺縣者不出河北一帶似乎今河津縣之耿鄉只可當晉侯所滅之耿國不能爲殷王所遷之耿都然亦

經注明言汾水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云云今河津縣之岸底王村或寫作按帝王村舊志亦云尚有宸座中宮金殿御諸地名則又以河津爲是且昔人不曉亳都在河東故因河北一語遂并耿亦移之邢矣試思亳城漢河北縣平陸唐河北縣安見河東不可稱河北乎且河津之耿瀕大河故爲河所圮若邢臺則去河遠矣河患奚自來哉況鄭康成云耿都迫近山川常圮焉皇甫士安亦云然今河津實迫近山川邢臺則平地也以此論之確在河津矣惟彼縣人改岸底王村爲按帝王村欲以實祖乙之蹟頗爲不詞不知漢張次公封岸頭侯史記注引晉灼云岸頭河東皮氏亭是即魏哀

王元年秦取曲沃犀首敗走之岸門其宮殿等名則張次公之蹟也

箕子之封在榆社東南或云在遼州

路史箕子之前箕伯之封小國也有虞氏後春秋猶有箕崇之國元和姓纂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於箕者

謹案寰宇記箕城在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晉敗狄於箕即此又遼州唐曰箕州有先軫祠在州南二里二地相近皆商之圻內

微子之封在潞城東北

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寰宇記微子城在潞城東北三十里

謹案九域志博州有微子城或云在魯或云郃陽或

云郗或云聊城或云薄張或又云徐州東南微山有微子冢路史皆以爲非而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更上五里有微子嶺閻若璩四書釋地引鄭康成謂微箕二國俱在圻內今潞城甚近殷都疑近是也

黎國即今黎城也

商書西伯戡黎服虔曰子姓侯爵毛詩物考任姓侯爵路史黎夏諸侯九黎

謹案黎史記殷本紀作飢周本紀作耆又作阢玉篇作𨺅鄕皆以同形同聲相通也今黎城東北二十里有故城又寰宇記上黨縣本黎侯國今有黎亭即西伯戡黎之所又云黎在上黨東北蓋今長治壺關黎

潞諸縣皆是也路史云子姓侯爵蓋本之服氏知式微之所詠酆舒之所奪荀林父之所立皆此國也

豕韋至商末亦遷於翼城之唐

路史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

謹案豕韋即詩韋顧既伐之韋也自是古國或云劉氏其說亦有所考蓋劉累之後也國語范宣子曰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注商謂武丁之後爲豕韋氏者初祝融之後彭姓爲大彭大彭豕韋二國爲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於杜謂之杜伯據韋氏此注知成王所滅之唐雖號豕韋而仍劉氏也此說他無可證然高陵博雅所

見書多且自言其韋氏先世源流必本之譜牒所載

可知故列諸縣城之唐故城下

蜚廉之國亦曰非即聞喜之蜚城

路史非蜚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事紂所居　又蜚河東聞喜蜚鄉是　說文蜚河東聞喜鄉　唐書宰相世系表裴氏出自風姓顓頊裔孫大業之曾孫皋陶生伯益賜姓嬴氏十二世而生飛廉又六世生非子封於秦其支孫封蜚鄉因以為氏今聞喜蜚城是也六世孫陵當周僖王之時封為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為裴一云晉平公封顓頊之孫鍼於周川之裴中號裴君疑不可辨

聞喜縣新志案聞喜之蜚城乃裴氏所由得姓說文至

專製一字其來已久可知惟是𨛥之所以製字從來以爲非子之邑竊謂不然非子是蜚廉之裔而蜚廉乃非國之君蜚卽非亦卽𨛥是非子亦由玆納稱者準古國多加邑旁之例論之非子可加虫而稱蜚子亦可加邑而稱𨛥子也（漢書王子侯表抱裴侯道小顏引鄭音卽非又曰肥鄉縣南五里卽非城也可知非蜚裴𨛥之爲同字矣）𨛥鄉古在聞喜許君載其字歐陽公溯其源則羅氏以爲在正平及龍門者恐皆未塙卽不然正平龍門俱與聞喜接壤意殷時皆在蜚廉封內而其後雖分見三縣舉偁蒙其故號耶玆斷以𨛥當蜚爲是又案唐表所云顓頊之孫鍼者卽春秋所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而左氏傳稱爲后子者也歐公似未洞悉附訂於此

榆州古國在解州界

博物志榆州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　路史儀之榆社

或云魏榆注晉之雝榆亦曰魏榆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

於晉魏榆服虔曰魏晉邑也榆州里名也水經注所引　林堯叟

注晉魏邑之榆地

謹案博物志所言其文頗似逸周書穆王歷敘古亡

國語第今本周書已無不敢強附矣路史以為榆社

而注又以為雝榆且石言之魏榆獨水經注以為榆

次而前服後林皆云魏邑之榆則實非榆次矣且杜

元凱云雝榆在朝歌東而隋又改雝榆城為衞縣則

益遠於榆次矣嘗考榆次之名始見戰國黃歇論智

伯荆軻遇聶蓋蒙驁攻太原三事耳若雍榆之名則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早已大書於經矣由晉救晉應過軹歟不應過太原則杜氏之說信而有徵而榆次非雝榆也且此國既名榆州而服氏亦以榆爲魏邑之州里名其稱州也相同魏在今解屬即榆州亦略可知矣要之旣云爲曲沃所滅爾時曲沃小國不過如桓叔莊伯未爲晉侯之時其兵力固不能遠至朝歌亦不能至榆次榆社也仍定著解州屬爲是

右商

山西通志卷五十

古蹟考二　　考四之二　　山西通志弟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恭

行監修

國都　周初至七國末

周有天下封神農後於焦在陝州或曰在平陸縣

史記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

理志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

謹案路史指焦爲譙郡則於山西無涉而左傳宣公

二年秦伯圍焦亦即許君焦瑕之焦杜注明以爲晉

河外邑故二漢志皆書焦城於宏農陝縣是仍於山

西無涉也惟舊志列焦國於平陸縣下若以爲在平

陸也者然無所引證竊揣其意大氐因左傳焦與瑕

連稱謂瑕在河東則焦必不能在他處耳聞喜新志論之曰古人並舉之地非盡接壤氾南篇之許君焦瑕證以韓原篇而悉明蓋焦即東虢略瑕即內及解梁城乃是並舉所許之起訖處也至平陸一縣前人所指之古國本已太密虞也夏也鄭也已有不能兼容之勢又益之以焦於何處位置之耶謂焦有平陸地則可而都不能在平陸也

其實平陸爲虞國武王封虞仲者也

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　後漢書郡國志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亦謂吳城秦昭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是也楊慎曰吳故虞字省文也晉太康地記謂之北虞城　路史仲雍後陝之平陸吳山有故

虞城虞井在平陸東北六十里

舊通志酈氏曰虞都蒲坂即蒲州永濟也虞鄉相距六十里在甸服內臨晉舊志謂虞鄉以舜都故名他無所考問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今夏縣有大陽故關即平陸縣東北六十里古虞城亦謂之西吳一作西虞傳十二世爲虞公即出奔共池者也後晉假道伐虢下陽遂被襲遷其民於今孝義縣之虞城舜後與周後不可合爲一也有謂虞封上公公侯方百里安知虞鄉不屬虞仲乎案今虞芮所讓閒田尚存縣王官谷越橫嶺至芮城凡五十餘里縣解州城東循鹽池王家井而南越山至平陸縣凡百里古虞城又在今縣東北六十里去

虞鄉甚遼闊越嶺而轄似爲未便若虞鄉遂蒲坂地差平坦則以虞鄉爲舜後封似爲近之抑史記帝舜爲有虞皇甫謐注舜嬪於虞因以爲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杜預注虞思虞舜後諸侯也思有虞君也路史虞帝先世所封河東虞坂所謂嬪於虞者今解之虞鄉前編舜之先國於虞爲虞氏系出虞幕十三州志云平陸吳山上有虞城舜始封是穆天子登薄山寘軨之隥宿於虞是也又路史平陸東北六十里吳山上有故虞城虞井本帝舜之後國所謂西虞合此數說意舜後封域殊廣且家及平陸境內乎史載舜子商均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不可詳考今歸德府虞城縣昔傳禹封商均於此在漢亦名虞縣而今榮河又稱古綸地左傳

載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舊注綸
卽虞邑博物志以汾陰爲古綸汲冢古文括地志竹書
紀年皆謂在鞏洛閒此可闕疑路史又以解爲唐叔後
謂叔虞子良食采於解邑遂以邑爲氏云
謹案古虞本舜之後文王時與芮質成者也武王滅
之而封周章之弟杜云在大陽夏縣有大陽關路史
謂舜先世之封河東虞坂今解之虞鄉是嘗意所稱
虞坂亦卽穆天子傳所云寘軨之隥宿于虞隥亦坂
之別稱也獨樂史寰宇記及歐陽忞輿地廣記謂古
虞在安邑與此不同竊謂古虞疆界甚大南西俱以
河爲限何以證之左傳虞思妻少康以二姚而邑諸
綸綸卽今滎河西至河矣而杜以爲虞邑可見國都

在平陸縣圍至榮河而安邑之包其封內鑿鑿可據矣若周之虞則只有平陸片土不能遠統蒲州境觀左氏所言可略見大致矣

又夏縣或以爲禹後所封之夏國或以爲虞所封名夏陽國

路史今陝之夏縣周成封夏公在此本侯爵

謹案周封二王後以杞承夏后祀不聞別封夏公周書王會解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注曰杞宋二公冕有繁露云云據此知夏公即杞公又何嘗別有夏公哉而路史又別有夏陽國稱爲虞之封僖二年晉滅之兼引歐陽忞書謂在平陸然此一地也公穀作夏陽左則作下陽且杜注以爲虢邑在河東大陽縣穀梁傳則云虞虢之塞邑也夫杜元凱言大陽者今在平陸似即同於歐陽忞之說顧杜君卿不嘗

云夏縣又有太陽關乎由晉至虞虢中途正經夏縣則以夏縣當夏陽正合乎穀梁虞虢塞邑之語亦不背乎杜氏太陽關為大陽之言至平陸乃虞都夏陽只是其邑萬不能卽與國都為一地也若或實以韓城之夏陽則太迴遠非當時假途滅虢之所及矣

徐武王所封同姓耿則河津也或云吉州

左閔元年傳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三國皆姬姓　路史耿伯爵河中龍門縣十二里故耿城都城記耿嬴氏國辨誤以為皮氏東南耿鄉隋開皇十六年改定陽為耿州今蒸州之吉鄉也

霍則今霍州也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八曰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　晉世家服虔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路史霍伯爵偓也始亦侯穆天子傳霍侯虢今晉之霍邑有霍太山霍水郭璞云平陽永安西南汾水之西有霍城非六安之霍 六安之霍梁天監唐貞觀皆設霍州

謹案古文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至書金縢史記周本紀及周公康叔管蔡諸世家只云管蔡及羣弟流言並不顯言霍叔未可據僞古文即實坐霍叔之罪也至其國都則景純言在汾水西知非今之霍州城水經注晉獻公滅霍趙夙爲御霍求公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崇使趙夙召霍公奉祀晉復穰綱目質實云故城在霍州

西三里是也求公一作瞿公求又作哀公

西虢亦有平陸地

左隱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預注西虢公也　春秋僖元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預注下陽在河東大陽縣上陽在陝縣東南　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封虢仲於西虢實故夏墟　蘇轍古史虢仲爲西虢晉獻公所滅虢叔爲東虢鄭所滅

謹案此則西虢亦在河東左傳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二家皆作夏陽杜預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杜佑則云夏縣有太陽關卽大陽也蓋元凱力明西虢之在河東君卿又恐平陸一縣不能容而定著夏縣後杜之說正所以濟前杜也且此夏陽與

他處異他處之夏陽皆在河西韓城縣獨此乃由絳至靈寶中間正經夏平陸二縣萬不能西出韓城縣也故昔人皆以爲夏縣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

郇則猗氏也

詩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路史荀侯爵詩云荀伯爲諸侯伯珣郇也今猗氏古郇城是杜佑云猗氏古郇國元和志云西南四里絳之正平西十五里竹書紀年次於郇者或云邪之三水栒邑非也晉伐荀以賜原氏則河東矣汾水所經荀城也　徐鉉云荀姓郇侯後宜用郇字世云今河東多此姓不作荀音

郭爲觀云邑城南十八里有郇伯故城俗乃稱爲猗氏故城而指臨晉之亭東村小蓋堡爲郇伯城誤矣按水

經注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杜元凱
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
東郇瑕之墟也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
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秦師狐毛先軫禦
秦至於廬柳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於郇春
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
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
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據此則解縣西北之說注已
先駮之矣考解故城有二皆非今治今治乃唐改隋虞
鄉縣故治爲之而别於其西五十里置虞鄉縣其故城
一在臨晉之城東城西兩村之間乃北解也一在興頭
村乃南解也其故跡皆存北解置於元魏閒不久而廢

桑欽漢時人則水經注所謂又西過解縣南并注所謂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者皆指南解言也其故址正在郇城西南二十餘里況涑水故道現在郇城南三里許非注中西逕郇城之明證乎注又云郇在猗氏故城西北今猗氏故址雖不可考然以地勢度之必在今解安二境之界按注謂鹽田本司鹽都尉治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則其城必近鹽田可知也況注明謂涑水逕猗氏故城北今郇城迤東數十里涑水故道宛在也非逕其北而何哉如以郇爲猗則古城之脈東北自鳴條岡來坡陀連亙略無隙伏之處涑水安得越而西逕乎至於亭東村小鹽堡居峩眉之原地勢高亢南距涑水故道不啻五十里又安

得謂之遷乎又春秋傳云郇瑕地沃饒近鹽今亭東去鹽池七十里豈得言近豈肯磽瘠之地又豈得言沃饒乎且卽亭東之名義釋之亦斷非故郇也蓋秦漢建置大者曰縣曰邑小者曰鄉曰亭有尉有長如泗上亭長霸陵亭尉是也然則亭東必是古亭遺址亦猶北解故城之左右以城東城西名村也豈得妄指爲郇都乎況古城遺址周迴十餘里四方八門規模宏闊其爲國都之制而非縣邑之制也夫復何疑隋地理志河東郡虞鄉後魏曰安定西魏改曰南解又改曰綏化又曰虞鄉此郇氏郇伯故城考之案據也

謹案以三水栒邑爲郇羅氏自引而自駁之舊志又引應劭臣瓚二說及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之文据此以斷郇不得在扶風

界是也韋昭注國語狐偃盟於郇又以郇爲鄭地非

河東羅氏據此遂以郇爲荀迹數采本鄭地竊怪長源知郇之不在栒邑而不知郇之亦非鄭地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舊志既言郇侯爲文王第十七子又云文王第十五子亦是自相矛楯又稱郇一音環今有環音之氏而未聞荀音者是則本大徐不作荀音之說而來但以今所見晉中此姓甚多襄陵之荀正作環音曲沃之荀則仍如字未可一概論也郭氏之考甚明晰蓋身爲邑人得諸目驗故耳

若絳州之荀城則荀分兩族中行智並稱荀一在故郇一在此荀也

水經注汾水西南逕魏正平郡東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

也

謹案路史荀侯爵珣郇也今猗氏西南古郇城是是則荀卽郇也不知何以又在絳州如云鄜氏之誤則猗氏之故城去汾甚遠而絳之城乃汾所必經者且鄜氏所引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事臣瓚亦引之以辨右扶風之栒然尙非在絳之確證也元和志則云猗氏西南四里絳之正平西十五里似若爲兩地驛騎也者不知絳西十五里斷不能到猗氏西南也古甫無乃欲息爭而爭益甚乎竊以郇之得氏實以滅郇賜采之故逮至中行智氏分宗以後春秋仍皆書爲荀必不能兩家皆仍猗氏一城也故韋昭國語注鄭地且有郇矣何況絳猶在晉地

也

原亦故國周封同姓地仍在沁水也

左傳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路史伯爵今澤州之沁水縣

西北有故原城

張五典云舊志謂周文王第十六子封原即此地今考左傳載晉文公伐原事注云原在沁水西北故舊志云爾按國語及淮南子諸書云周襄王以陽樊溫原畿內四邑賜晉文公其後溫與原叛文公伐之三日不降文公命班師曰吾與諸大夫期三日今三日不克吾甯失原不可失信於諸大夫原人聞之乃降溫人聞之亦降則原與溫固接壤也溫即今溫縣樊陽皆在濟源俱屬河南懷慶府而原安得獨在此地乎蓋沁水南流入河

亦經懷慶所云沁水西北者固指彼處而言也叔虞封唐在今翼城縣與沁水相去甚近故云屬唐路史杜注及張氏說當互參之

舊通志云趙衰守原在王屋山北溫與陽樊在王屋山南然三日內聞風皆降不必壤相接也古史考趙衰居原在原平縣即今代州崞縣按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衰世為晉卿原平去耿遠而去趙城甚近後襄子無卹北滅代而并智氏強於韓魏列為諸侯武靈王拓地至燕代西并雲中九原崞縣之原平或襄子以後追祀其祖非文公故封也且霍太山以北文公時尚屬狄地未為晉有至平公敗狄於太原晉陽乃為趙氏邑則原城在沁水為核

郜或疑在太谷

路史告子爵今登封有廢郜城太原有告城所謂箕郜也

皇王大紀又封諸叔於郜於雍於原於郇於豐 左成十三年傳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杜注晉二邑

謹案路史郜為古國是也其稱為登封之告成則非也彼自取告成於天之義唐地理志陽城萬歲登封元年將封嵩山改曰告成登封亦在告成內同歲改而非古國名也又引太原之告成以當傳之箕郜杜注初未指出何地惟僖三十三年晉敗狄於箕杜以為太原陽邑路史似本諸此顧彼處言箕在陽邑而未言郜故箕郜雖連稱終不能合為一地而即以箕當郜猶陽邑之箕尚未敢定乎辨見前濮代箕子國條下顧氏日知錄曰狄伐晉及箕必近國之地入我

河縣焚我箕郜又必邊河之邑是亭林初不以陽邑爲箕而況於郜乎夫太原郡地之自狄歸晉遠在悼公和戎以後而晉臣當文公時已有箕鄭父以邑爲氏可知箕必處乎宋略狄土以前之故疆不能出河東界外也茲以無可左證仍書之太谷而附訂其誤如右又本路史子爵之說列入國都篇云爾

冀宜在岳陽或云河津

左僖元年傳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路史冀氏也併於晉郡祈封之在皮氏東北　北魏書地形志晉州冀氏郡建義元年制平陽郡置領縣二冀氏縣制禽昌襄陵置有冀氏城今岳陽縣東南一百三十里即冀氏故縣　舊唐志冀氏本漢猗氏縣地

舊通志案猗氏古屬河東郡以猗頓所居名迄元明不改獨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焉隸汾陰郡桑泉即今臨晉北坡臨晉在隋開皇亦曰桑泉有三疑山金置臨晉亦有三疑山後魏屬河東郡者曰猗氏注云有介山塘屬北鄉郡者曰北猗氏注云有解城古解在臨晉三疑屬猗氏西北隅二邑分合無常自昔然矣然胥屬蒲州府境惟屯留岳陽舊亦名猗氏屯留有余吾之地及寄氏之半魏書註云寄氏二漢爲猗氏屬北魏景明元年復改有猗氏城岳陽在元屬晉甯路註云本猗氏縣屬平陽府至元三年省入岳陽岳陽别有猗氏關拔屯留岳陽接壤在沁水浮山北去蒲屬之猗氏且五百里考前後漢猗氏隸河東郡而上黨郡屬縣又有猗氏史皆

特嚴必無冗食又孔叢子曰猗頓之問術於陶朱公也曰欲速富畜五牸乃適上黨之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後貲息不可勝計名馳天下然則北綠平潞南連蒲坂將胥猗頓畜牧蕃息地耶

謹案杜解羅史皆謂冀在皮氏是河津也及元魏置猗氏郡縣於今之岳陽相距至五百里且岳陽亦有冀缺故里於古無徵也舊唐志稱此冀氏本漢猗氏縣地而舊志之猗氏辨遂以蒲州之猗氏與平陽之猗氏牽歸一處且云猗頓所居地寬北綠平潞南連蒲坂皆其畜牧之場不知彼一貧士烏能跨兩郡界而有之哉且蒲州之猗氏二漢皆屬河東郡平陽之猗氏則屬上黨郡前漢本作猗氏及後漢始譌爲猗

氏耳安得舉而屬之猗頓耶又引孔叢子僞書稱猗頓適上黨之西河此語蓋出兩猗氏旣屬之後恐不足引爲證也嘗疑後魏改猗氏爲冀氏殆卽取冀缺事特書缺有閒不可得而詳但河津旣屬趙夙之邑自不能再爲郤芮之邑則卽據地形志而以冀國定著冀氏縣庶不嫌其偏狹也

賈在太平

左桓九年傳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注賈晉國名　又莊二十八年杜注賈姬姓國也　路史賈伯爵在華州之蒲城西南十八里有故城又博物記臨汾有賈鄉賈伯邑

謹案茂先稱臨汾爲賈伯國自較長源之引入蒲城

者爲衡第漢晉時之臨汾非即今平陽倚郭之臨汾實乃今太平縣也舊志臨汾辨甚核撮錄於此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第十六縣爲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後漢郡國志河東郡第三縣爲平陽堯都此晉地理志平陽郡第一縣爲平陽註云舊堯都元魏地形志平陽郡第二縣爲平陽註云屬河東太平眞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隋地理志臨汾郡第一縣爲臨汾註云後魏曰平陽併置平陽郡開皇初改郡爲平河改縣爲臨汾而太平爲臨汾置於古晉城前漢河東郡第十二縣爲臨汾後魏河東郡第四縣爲臨汾晉分河東立平陽郡第十縣爲臨汾至後魏太平眞君時始割臨汾置太平縣以太平關易

名則今之臨汾乃二漢晉魏之平陽縣而二漢晉魏之臨汾即今之太平縣也又隋地理志絳郡第一縣爲正平註云舊曰臨汾置正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絳郡此葢與太平同在古臨汾之域而分置者也

韓仍是安邑

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國語武王之子應韓皆不在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鄭箋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杜注韓晉地賈逵注曰韓晉韓原　史記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

顧炎武云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注解但云韓晉地正義引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於韓非此也

張士佩云韓蓋侯伯之國也及大夫韓武子萬食采於韓原乃爲邑武子後韓獻子厥從封姓爲韓氏是爲韓獻子其子宣子徙居州州蘇忿生之州邑也宣子後貞子徙居平陽及韓分晉而初所食采之邑曰韓原者乃爲魏分焉魏封今開封府號大梁而韓原時曰少梁焉以界秦戍守重之也韓原有龍門龍門雍州之域也

舊通志云韓國與韓原多混爲一皆緣未詳封建始末之故周始封之韓左傳邘晉應韓皆武之穆是也國都皆并州於周職方爲正北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當時錫命奄受追貊北國後宣王因韓侯始立來朝使復其祖封而詩人美之此春秋以前之韓也平王時晉滅韓以賜桓叔之子萬爲韓武子其采在韓原後三世韓厥獻子居卿位宣子徙居州貞子徙平陽此春秋之韓也越數傳而景侯虔與趙魏同列諸侯分晉地十餘世至王安乃盡入地於秦爲潁川此春秋以後之韓也考韓奕詩鄭箋謂在左馮翊夏陽西北括地志謂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朱註因以梁山爲韓鎮而杜氏註第云韓晉地不言所在王肅又言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魏

地形志亦云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日知錄據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二語以爲韓國近燕非同州之韓城可備一說夫賜地與食采之邑必不甚遠今按左傳韓原戰地未知卽武子采邑與否而傳云涉河侯車敗後又云三敗及韓則韓原應在河東無疑不然杜註何以云晉地耶且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皆不在杜註云韓在河東郡界此與王肅魏地形志諸說雖不盡合而河東之有韓原則可考矣通志安邑卽韓國通鑑前編夏后禹踐位於韓漢書河北詩魏國有韓亭今襄垣縣有韓城傳爲趙襄子築後因置韓州於此凡此又因時地而變名但距河已遠未必卽戰於韓原之韓也

證纂亭林引竹書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則是晉得韓城久矣文公十年之取少梁殆惠公時暫失於秦而茲克復之乎齋自韓原一戰秦且征河東而置官司矣至亭林不信索隱以韓城當韓原之說以爲韓之戰當在河東引涉河寇深二語證之誠爲讀書細心然亦不能明指何地也嘗考鄭夾漈有安邑古韓國之說意左傳所云武王之子應韓皆不在者卽安邑之韓而茲韓之戰知亦當在安邑也蓋晉惠返國以前賂秦納解梁秦穆戰勝以後征晉直至河東二君相與許而背之爭而得之者祇此解州之境故師行直至安邑爲據解梁計耳所謂征河東者亦卽征所應得之解梁耳若竹書平王十四年晉滅韓恐亦

不能是韓城何則左傳桓公九年乃上距平王十四年尚有五十六年而號芮梁荀賈五國共伐曲沃號芮梁固在河外荀賈皆近在河東斯時尚悍然與晉爲難晉於前五六十年亦安能越國而有韓城哉是則所滅即安邑之韓章章矣至亭林因詩有燕師所完及北國追貊之說力主詩之韓當在順天固安縣不在陝西韓城縣然則韓城之名何自昉耶竊謂當主王符潛夫論韓後西遷之說爲合矣楊太史繩武據水經謂周有兩韓其實固安即韓城之初封只抵一國何亦不能舉安邑之一韓耶

應則或謂長子恐非也

僖二十四年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謹案邢應杜皆無注舊志於長子縣有應城在縣東南四十里一若為應國也者不知長子當周武王時以封辛甲不能再以封其子也若大同之應州則唐代所置本以雁門龍首二山南北相應故名見遼史於此更無涉矣

唐仍是翼城叔虞之初封也子燮父改稱晉

史記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國語韋注本大岳之野夏禹所都之墟周成王母弟所封之地　毛詩譜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顧炎武云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於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為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眖韓之

後秦征河東則內及解梁（在今臨晉縣）狄取狐廚（在今鄉寧縣）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啟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於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於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在文公後十六年）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而鄔祁（垂今祁縣）平陵梗陽（今清源縣）涂水（在今榆次縣）馬首盂（今盂縣）爲祁氏之邑晉陽（今太原縣）爲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而得今之正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縣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爲然也

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爲下國（僖公十年狐突適下國）然其宗

廟在翼考悼公之立（成公十八年）大夫逆於清原（杜氏曰河東聞喜北有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是入曲沃而朝於廟二月乙酉朔即位於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襄公十六年）亦云改服修官烝於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為欒氏之邑而欒盈之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襄公二十三年）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王世家云翼古夏墟也高辛氏以封堯曰唐堯立為畿輔地及舜受禪使丹朱續堯後復封唐夏商仍焉周成王時唐有亂周公滅之成王以封太叔虞是為唐侯虞卒子燮立更曰晉夫唐晉者國之名其地則合翼曲沃絳為一而都於翼者也翼之為唐叔遺封所從來久矣

乃昔之志太原者曰叔虞封太原後以晉水更名晉懸
甕山蓋有晉王冢云而冀之先又代少間人無從置辨
也亦曰叔虞始封冀至子燮乃遷晉水旁焉於是以譌
傳譌郡志因之通志因之而都城記括地志及通鑑字
彙一統廣輿諸書勦襲故說百口同聲皆以太原爲唐
嗚呼其亦弗思甚矣夫天下惟理之可通者爲不易書
之近古者爲足據合此而言皆誣也嘗取而論之太原
古大鹵地也其爲叔虞所封經史迄無所見揣其意不
過據毛氏詩譜唐在太原太岳之野耳然其下卽曰在
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信斯言也將謂曲沃
絳州皆太原耶又不過泥春秋胡傳譜謂之太原亦曰
晉陽耳且微論下文明言冀也就所謂河汾東北者言

之將切太原縣亦在河汾東北乎竊謂古者地分而名別降及後世每以省會統郡邑兩書在趙宋時想太原晉陽已爲省會矣彼又未身至其地特據今釋古舉大該小言冀而以太原晉陽冠之耳猶今以山西統平陽以平陽統冀城也甯得謂山西即平陽而平陽即冀城哉抑或者謂括地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北二里此不足徵乎然考括地云定州唐縣爲唐侯丹朱所封又曰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合之前說不且一口三舌乎不知唐縣之說周公滅唐後遷之彼自爲唐杜氏而非其始也他如史遷舜本紀以爲丹朱封於薊而晉世家又曰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通鑑註以唐爲在唐縣云云其後又數大書翼晉景公遷新

出本絳州也而乃以爲翼城故絳本翼城也而乃爲絳縣種種外謬更僕難數所謂自相牴牾者也豈願辨哉今執太原人而問之曰子謂太原爲唐矣然周夷王三年虢公嘗伐太原之戎宣王元年尹吉甫亦伐玁狁於太原是夷宣時太原尚荒服也當有叔虞已封而尚爲荒服者耶矧其後靈王封太子晉於太原名王子晉若太原已有君子晉其何處焉世固有一國二君者乎卽曰太原不一地虢尹所伐子晉所封或他地耳然稽晉陽邾邑古皆無太原名獨太原縣有之可曰彼則是而此則非歟且晉昭侯嘗封成師於曲沃矣夫太原至曲沃七百餘里不審分封時此七百里皆爲晉有耶否耶以爲皆晉有然王制無七百里之封侯而是時晉未大

也則不有可知矣不則曲沃必有所主晉雖强能以他人之疆索封其叔父哉况曲沃伐晉不一其舉逼近豈無虞虢耿魏可伐而假道楊霍正復不易顧乃越國鄙遠以取此區區無用之太原也有是情乎凡此皆理之必無者也論者猶曰南有晉水一見於毛詩譜一見於都城記今太原有晉祠水矣可若何余曰是大不然左史無其說也抑余聞之子晉封太原歿而人祠之故曰晉祠其地有水因名晉水祠與水皆以子晉得名者也蘇祐之說眞瞀目之談丹黃耳至懸甕之藪不名唐侯而名晉王則亦子晉之陵耳緱山笙鶴此異端矯誣之言焉可信也今以晉墳冒虞名兩人有知不且啞然失笑哉若甕之爲地在太行而望恆岳非所謂太行恆山

之西平隸竹陽而負霍鎮非所謂太原太岳之野乎而
邇汾水僅百里耳非所謂汾河之東百里乎况名翼而
後名絳曲沃爲其屬邑非所謂曲沃及絳乎邑西有故
唐城距邑二十里非所謂縣西二十里爲堯裔子所封
者乎且城之西北曰唐城是丹朱叔虞之舊號也東南
曰翼桐是成王所由封也東北曰同穎是嘉禾所由獻
也爲問太原亦曾有此否耶况左國諸書去古未遠又
鑿鑿可據也按左傳魯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
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六月曲沃叛王
秋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
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惡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

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宏爲右逐翼侯於汾隰杜註云翼晉舊都唐叔始封也按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又驪姬曰惟無親故能兼翼也按史記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又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殺其君晉孝侯於翼按春秋胡傳唐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又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立鄂侯之子光於翼晉迎翼侯於隨伐翼獲哀侯曲沃滅翼翼侯緡之二十七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而前所引括地志亦曰在翼城索隱亦云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此歷歷可考於古者也不識太原亦曾有翼名乎吾知他即可假翼必不可假翼

不可假而唐晉庸可假耶甚矣其誣也至括地志又曰平陽河水一名晉水而郡之西古亦有晉水乎則謂冀之欒水即晉水也何言之欒水所經今有晉峽二村爲晉古晉箭今土人讀爲箭峽而譌寫澗下耳其曰欒者疑當時以死難賜欒共子因人名地去晉爲欒猶唐之晉冀之絳後人誤以爲欒也而不知者猶曰欒氏食邑於曲沃夫欒賓爲傅食邑曲沃則有之若其子死哀侯之難顯與武公爲敵肯有食人食而背恩反噬者此與土人欒巴之說皆妄也今縱謂欒非晉水要亦平陽之晉水耳豈太原所可託哉若冀之孝義村确有叔虞塚在鼎足而列林木甚古彼太原烏得而冒諸以太原若彼以冀若此孰是孰非甚瞭然矣乃今猶曰太原爲叔

虞所封冀爲春秋絳邑後改爲翼噫何其陋也君子謂此輩生不讀書耳余竊怪世之學者渺見寡聞輒敢自逞其臆說而一二稍知學者又逞逞論理不求其通考事不詳其實讀書不觀其備而因陋就簡以爲害於天下後世若此類不可勝數皆見笑於有道者也余生於翼知翼事稔悉故據實辨之以俟考古者采擇焉後有通儒當不以予言爲誣已

謹案顧說甚精無可議王氏語亦甚博辨而引及明一統志及梅氏字彙蔡氏廣輿記豈知三書不足駁詰也詩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亭林別有辨直駁集傳以太原爲今陽曲爲朱子之誤王亦雜然引之蓋與篇中所引胡氏春秋傳皆明人恪尊宋儒積習而

不知考證地理實非朱儒所長也又言晉祠者王子晉之祠周靈王封子晉於此此語出古太原王氏家牒亦無稽之言也臨晉縣有唐王顏所撰太原王氏世系碑謂王氏非出靈王太子晉實出平王太子洩父良由同是周太子故致淆譌耳惟篇末欒其子一段可以釋亭林之疑而補征南之闕翼之欒水即由欒氏得名則知左氏所書曲沃之賜欒而賂魏也均已入翼城界內雖倚統於曲沃而實非即有宗廟而號下國之曲沃城也若毋弟初封則斷斷以括地志翼城之唐爲準也燮父因晉水而改國名一事前卷堯都下已引應劭臣瓚魏王泰諸書證河東郡界之有晉水援據確鑿故不複述

而叔虞又居鄂今鄉甯也

路史晉故唐都鄂夏墟也　世本叔虞居鄂　左隱六年傳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注晉別邑　朱忠史記注鄂地今在大夏　括地志史記正義引故鄂城在慈州昌甯縣東二里

謹案昌甯即今之鄉甯也魏地形志定陽郡昌甯延興四年置有陰陽二城舊唐志慈州昌甯漢臨汾縣地後魏分置太平縣又分太平置昌甯縣後唐改爲鄉甯舊志云城南一里有鄂侯故壘相傳鄂侯南北兩山城今縣治踞北嶺也據此則魏地形所稱陰陽二城者殆即此兩山城歟

趙城縣者穆王所封造父之趙國也

史記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引括地志趙城在晉州趙城縣是本彘縣地後改曰永

安卽造父之邑也　路史今晉之趙城南三十五里故趙城造父封

謹案趙城爲造父國舊矣而寰宇記乃曰造父封在趙州妄也彼本是趙郡以戰國之趙立名烏得牽引造父路史所云在今城南三十五里者亦非以水經注汾水又逕趙城西南之準望證之知所封卽今縣城也此縣置自唐義旗初至宋政和三年以縣乃趙氏始封之地又四面險阻升爲慶祚軍以軍事領之且賜造父祠爲慶祚廟羅長源宋博聞者何以不知其本朝之大典耶又括地志云本彘縣地者亦未甚覈此縣不止彘縣地尚有割自洪洞者如魏徐晃傳明言河東楊人而今晃之故里汾水西徐村乃在趙

城界是卽古屬楊而後割入趙者也彼本縣人又以爲趙簡子邑樹碑焉盤據城冢記女媧墓在趙簡子城東五里之文而改城爲邑也

鄃國卽解之裴城也鄃說文讀若陪卽音裴也又解之智亦古國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鄃人河宗之子孫鄃柏絮且逆天子于智　又天子北遊于穚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

博物記解縣有智邑當卽智城

謹案晉之荀首食采於智爲智莊子傳六世至瑤而滅博物記以爲智在解縣是今虞鄉也穆天子傳所稱鄃人穚子皆古諸侯今不能詳其地然旣皆連智言之則其國自當在河東且穚字似卽鄃之別體實若一國也者羅氏發揮有言凡地名稱某氏者皆古

國也傳特書智氏之大獻酒則智氏亦似是一國姑
並存之以俟博識者考焉

聞喜縣新志案漢功臣表周緤封鄘成食邑則在池陽說文云右扶風鄠鄉又云沛城父有鄘鄉漢表又言鄘成在長沙張守節引輿地志又言鄘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言人人殊音則服虔音菅蒯之蒯顏師古又音背肯反惟說文讀若陪而蘇林音簿催反同於說文索隱引三倉鄘鄉在城父則同許後說而音裴亦同許蘇二家今詳核之即是解州之裴城也裴氏雖在聞喜而周傳王會有解邑君之封在解之洗馬川故裴氏五眷有洗馬裴一房是穆天子西征至䣙而䣙伯迎天子於本邑之智鄉於情事爲合也

厲王所居之彘則今霍州

國語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韋昭注彘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漢書地理志彘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應劭注順帝改曰永安

舊通志案漢河東郡彘縣陽嘉三年更名永安今霍州趙城汾西境皆是也晉因之後魏置郡縣多名永安非盡治漢晉以來故地惟隸晉州之永安郡治永安縣城註謂治仇池壁有霍山祠趙城卽故彘地此外如元象元年置永安屬五城郡卽今靈石孝昌中置永安治白坑城屬西河郡太和十一年分隰城置永安屬西河郡卽今孝義太和二十一年隸平陽郡之楊縣改隸永安郡卽今洪洞東永安屬泰甯郡卽今陽城沁水等地他

如隸蔚州之永安即今廣靈隸鄜州之永安郡即今崞繁峙二縣隸肆州之永安郡兼統今忻州定襄靜樂五臺等地至於元象中置之永安正光末置之永安胥屬營邱郡以及湘州之永安郡南鄧州之二永安郡皆非晉省所隸也隋志西河郡永安註云有雀鼠谷谷在介休縣西南水經注所謂古之津隘今之地嶮也

謹案舊志引杜預曰趙城東北有霍城是則霍地雖兼跨三邑而其城實與趙城近也此地本以霍水得稱水經注云霍水出汾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又西流逕觀阜北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於汾水蓋霍水入汾霍城亦臨汾水故詩人稱厲王為汾王云

楊亦姬姓之國今洪洞縣也

漢書楊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應劭曰楊今河東楊縣　路史楊侯周宣王子幽王封之今晉之洪洞南十八里有故楊城地道記楊侯國　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尙父封爲楊侯

謹案舊志楊侯故城在洪洞縣城東南十五里范村又名危城村惟自漢置楊縣以後諸書引者往往混稱楊氏縣不知楊是洪洞楊氏則直隸地也春秋時分羊舌氏田爲三縣此縣本名楊氏至漢縣則只名楊縣而無氏字矣又如史記之鄆都減宣本皆稱河東楊人而漢書於宣不誤獨謂鄆都爲大陽人至楊侯

所出班孟堅楊子雲皆言不知而呂縉叔羅長源並云周宣王子顧一言伯僑一言尙父亦未審何以不同且究竟以何者爲是也茲於傳誦者訂正之歧說者兩存之庶有合於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義云爾

狐戎者唐叔別子孫也國在鄉甯至永和一帶

謹案狐戎名氏稱大戎其仕晉而顯者六七人且文公實其所出並有唐叔之遺烈也惟其國前人皆不能實指竊以平陽西山一帶在晉有狐廚邑在漢有狐讘縣在魏晉有狐谷亭（見左僖十六年杜注是魏晉地名也）其所以命名皆取於狐者非取狐戎而何哉狐讘今永和縣狐廚卽狐谷今鄉甯縣然則狐戎之國蓋可知爾矣

翼者亦即翼城晉孝侯改名

史記晉世家翼晉君都邑也　左隱公五年傳杜注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　通典古翼城漢絳縣地明志縣東南十五里有古翼城

謹案翼即翼城顧氏日知錄言之碻矣若絳顧氏謂太平縣南二十五里之古晉城乃或混絳翼爲一大抵誤於杜征南酈侍御二人後漢郡國志絳邑有翼城注引杜預曰故絳也是其誤之所由一也酈元水經注引詩譜言晉移侯遷都於絳至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是其誤之所由二也顧兩地之非一處也羅長源言之頗核路史翼孝侯居因曰翼侯蓋與絳

近今翼城東十五里有翼故城絳邑之東八十里云
即絳改者非也觀此可不待辨而明矣
曲沃者仍是聞喜昭侯所封成師者也
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成師號桓叔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王命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更號曰晉武公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索隱曰曲沃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
李汝寬云今之聞喜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何以知之按史記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註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故曲沃改桐鄉桐

鄉改聞喜此不及桐鄉省文耳晉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章昭解曰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二年晉欒盈入於曲沃林堯叟註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四有聞喜註曰故曲沃後漢郡國志曰聞喜邑本曲沃晉地理志曰聞喜故曲沃文選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註引漢書曰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綱目集覽曰聞喜本絳州曲沃縣漢武帝改聞喜此非聞喜古曲沃之證乎魯成公六年晉遷於新田曰有汾澮以流其惡至後魏始置曲沃縣亦猶武帝改修武爲獲嘉其後又別置一修武也今曲沃人識其邑里尚皆曰新田而汾澮二水見在其境內曲沃志亦曰即春秋晉新田

地此非今曲沃古新田之證乎或曰詩傳旣曰唐叔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則曲沃卽晉都也又曰昭侯封成師於曲沃豈其以都邑而封成師乎曰史不云乎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蓋是時晉自曲沃遷都於翼而以其故都曲沃封成師是爲桓叔也其後桓叔之孫武公卒滅晉而代爲諸侯仍都曲沃至其子獻公始都絳卽今絳州也至景公復自絳遷於新田復命爲新絳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山西通志於曲沃絳縣皆曰春秋晉都新田地誠是也至漢始以絳爲絳縣未有曲沃也至後魏始置曲沃縣卽析絳縣地而置之也知此則三縣之沿革甚明而曲沃之新志多誤矣沃人李延贄氏撰志曰晉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今澮水在沃南二里汾水在沃西一十八里故通考以曲沃爲晉所都新田之地若今之聞則去汾澮遠矣竇之此證謂今曲沃卽古新田則是矣以證今之沃爲桓叔所封之沃則非也何者桓叔所封之沃乃古曲沃也既以今之沃爲新田又以爲古沃豈以新田古沃爲一地乎如其一地也則晉人謀去故絳嘗云復都曲沃何以言遷於新田也況故都之水土晉人豈不知之而必待獻子熟計之乎竇以通考之沃爲古沃不惟失馬氏之意且自爲矛盾甚矣他證多類此要不俟乎予之贅也

謹案聞喜古曲沃言之者衆矣誠屬确不可易第凡言此者往往別生支節反亂本意而予攻駁者以藉

口之資如應劭注漢書地理志聞喜下云今曲沃也

役仲遠生於東漢東漢何時曾置曲沃縣哉曲沃固是古地然設縣則在後魏之太和十一年後漢無之且亦非就古沃原地也再四思之其所言

今字必是古字或故字之譌也又張守節注史記魏

世家魏襄王五年秦圍焦曲沃指為陝縣之曲沃店路史引潘岳亦同此說夫襄王十三年之秦取曲沃平周守節

固云絳州桐鄉矣何以數行未過遽自相矛盾乎又

孟堅地理志之自注卽諸家岐誤之祖也而劉昭之

郡國志注則意在辨班志之誤一語卽可瞭然班志

聞喜下注曰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蓋班仍爲

唐叔封晉陽一語所誤而故作此曲說以救之也及

晉書亦襲此語遂成要典矣試思桓莊以來世居曲

沃武公自何時播越於大鹵之地必俟徙而始返其宗邑乎至司馬彪續漢郡國志云聞喜邑本曲沃劉昭注引毛詩譜注曰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云云嘗疑昭語未晰所謂與晉相去之晉指封疆耶指國都耶如指封疆則何以東皆晉域不得言相去也如指國都則晉之立國翼也鄂也絳也新田也其去聞喜均不能六七百里也誰不知之後反覆尋求始知劉氏之引詩譜蓋欲從後書注中訂正前書之疎謬特引而未發兼晉字下挩一陽字耳今試補其挩字曰曲沃與晉陽相去六七百里則武公之非自晉陽徙來也不待正言而決矣錢坫斠注漢書地理志謂武公[illegible]宁乃成侯之謁蓋依鄭康成詩譜孔沖遠正義之說也然仍不可信觀班志絳

縣下復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又以今之絳縣當
晉之故絳非武公之好遷乃孟堅之多誤也故夫古
書之譌挩非細心讀之未有不荒惑而無主者矣

下國新城仍聞喜也

左僖公十年傳秋狐突適下國杜氏注下國曲沃新城又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水經注云涑水又西
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
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
矣即新城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
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
處也

謙案從來以聞喜城爲曲沃既爲沃不能又爲鵠矣

善長乃亦以此一城當之不知曲沃在聞喜東六十里之橫水鎮今之縣城當依善長定作鵠卽秦所置之左邑城也再左傳晉惠公烝於賈君杜以爲獻公妃試思獻公初娶於賈無子然後齊姜狐姬戎子各生一子就令元妃尚在亦當近期頤矣豈能復與夷吾亂乎且其年尚大於夷吾之母而夷吾忍爲此乎亭林依賈侍中說謂賈君者申生妃夫然後怳然於鬼之所謂夷吾無禮者卽指此事而言不然晉惠改葬共太子正是有禮也何乃謂無禮而欲罰有罪耶

聚者獻公所築或謂在絳縣誤則故絳也

左莊公二十五年傳晉士蔿乃城聚而處之林堯叟注聚晉邑 舊志東聚城在城南十里卽晉侯城聚處羣公子之城也

舊通志案史記晉獻九年城聚都之命曰絳賈逵曰聚晉邑是本爲聚邑獻公更名曰絳耳太史公龍門人以晉紀晉耳目自辨賈景伯爲汝南許慎古學之師安有疑者或曰左傳獻公八年城聚九年城絳今絳縣志有車廂城謂城聚處羣公子之所然則司馬子長竟未讀左氏傳者耶府州廳縣考已引之此重出故絳新絳前考有定論矣以下諸辨錄存異說

絳都之命名本以絳山絳水得稱

左莊公二十六年杜注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路史穆侯居有絳山絳水故絳城在翼城東南今曲沃南二里元和志以爲周勃邑舊志故址周九里十三步

顧炎武云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滅翼而代爲晉侯都

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之南絳州之北（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城址猶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於新田在今曲沃縣（杜氏曰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其稱絳縣則又大矣

左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

謹案傳之絳縣不止今絳縣也當時晉君世居於絳成侯居曲沃則曲沃名絳昭侯徙翼翼又名絳獻公城聚聚即故絳景公遷新田新田即新絳溯厥稱名大抵皆以絳山絳水表著者絳山即紫金山在今聞喜曲沃絳三縣之交東則今翼城西則今絳州其界

皆距此山一二十里之內若智伯言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前人謂兩語互譌實是絳水可灌安邑耳昔胡身之及閻百詩皆不悟此誤之例而强爲之辭且不信酈亭之切辨而遵魏王之謬說其實智伯所謂絳水者固非絳山所出西北入澮之絳水乃絳縣出之涑水也涑水實逕安邑故城南灌城利用此矣然則絳縣之稱周統今之絳州及太平曲沃翼城聞喜絳五縣而總言之猶唐人之稱翼縣爲漢代之絳縣雖已小於古尚有今曲沃絳兩縣地而城治今曲沃故周勃爲絳侯開府在今曲沃墓在今絳縣而祠在今絳州也坿錄胡身之之誤說趙東潛之辨證於後以明之

胡三省資治通鑑註曰水經注云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山川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水今名沸泉源出絳山可接引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於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爲據

趙一清曰按梅礀所引酈注與今本全相乖迕閻百詩

潛邱劄記曰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此亦何須說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悟二語具有妙解蓋汾水并可以灌安邑至絳水則又不待言絳水并可以灌平陽至汾水則又不待言交錯互舉總見水之爲害溝爾然梁書韋叡傳御是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不如通鑑所云又按顧景范曰括地志亦因舊文强爲附會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晉史云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乃文互耳又云涑水在蒲州東十里有孟盟橋其上流卽絳水自絳縣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又西南注于大河俗名陽安澗水水經注涑水出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水是也戰國策絳水可以灌安

邑以絳水爲涑水盡合聞喜河北二涑水爲一今觀道元注絳水出絳山下流入澮澮入汾汾入河不與涑水合也東潛此辨亦誤河北縣之涑水安能合聞喜縣之涑水耶

新田者景公所遷亦曰新絳今曲沃縣也

左成公五年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不如新田杜注今平陽絳邑縣　魏地形志正平郡曲沃太和十一年置　通典漢絳縣地春秋時晉曲沃地臺駘神在此舊志漢絳縣故城在曲沃縣南　路史曲沃成侯之居以封桓叔故地有晉先君之廟獻公城之居申生曰新城漢爲曲沃今隸絳潘岳云陝之曲沃是也

李延寶云今之沃卽桓叔所封之沃也彼司馬貞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林堯叟之注春秋皆以爲卽今

河東聞喜縣然乎不然乎左傳著於丘明漢書作於班固未聞其有是說也獨范蔚宗之作後漢書地理志（案後漢書志本司馬彪作續漢志其書實不出范蔚宗其郡國一志亦不名地理也李氏此語乃有二誤）而曰聞喜邑本曲沃三子不察而遂云然而其實則曲沃非聞喜也或曰子以三子之說爲不然有據耶曰有據也考之於詩稽之左傳其可證者有三焉詩唐風揚之水之篇曰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解之者曰沃曲沃也鵠曲沃邑也今沃南十里有安鵠村即古之鵠也此其可證者一也左傳晉獻公二十一年太子申生奔新城以其新爲太子城曲沃故謂之新城今曲沃關城之內晉其世子有祠祠殿有墓其來最古沃之北七里又有太子灘其傳最遠若今之聞喜則皆無此矣此其可證者

二也晉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今澮水在沃南二里汾水在沃西一十八里故通考以曲沃爲春秋時晉所都新田之地若今之聞則去汾澮也遠矣此其可證者三也或曰必若此言則漢武聞南越破改聞喜之言亦不足信乎予考之一統志云曲沃秦改爲左邑漢武經左邑之桐鄉聞南越破因置聞喜縣今桐鄉在沃之西南四十五里由是觀之則漢之聞喜當在沃境之內至其後始遷於涑水之南爲今之聞喜耳今數子以古之曲沃爲今之聞喜也不亦誤耶噫不特此也師古又謂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晉書亦傳襲而弗察其謬而不知自晉陽徙曲沃者晉成侯也又五世而至

穆侯則徙於絳又二世而至昭侯則徙於翼昭侯封桓叔於曲沃又二世而至武公則滅翼又一世而至獻公則徙於絳又六世而至景公則徙於新田今以武公爲徙曲沃也則又差之遠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子因數子之誤作曲沃辨張坊云今之沃猶古之沃也亦何分於今古哉新城爲太子城城乃今縣治故城在縣治西南二里至今遺址宛然是即晉成侯所徙之都桓叔所封之國也絳山不改沃水常懸祖宗諸陵之魂魄新城世子之英靈千年如在呼之可即出也況其見於毛詩春秋國語左傳史記前漢書者原有一一確證何嘗有在今聞喜之疑據及聞喜爲今曲沃之明文也耶盍嘗詳繹經史流覽形勢置身千載之上縱目三晉

之中爲之推求其故一由於諸書注曲沃之錯會漢書也一由於諸書注新田之游移絳縣也後人之讀書也皆就注疏以觀經史即就注疏以注經史而未嘗舍注疏以玩經史之原文也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曲沃屬絳縣隸河東郡縣名左邑故城在涑水西南與曲沃中隔絳山分汾澮洮涑兩川原也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四左邑聞喜絳并列焉乃漢末汝陽應劭集解聞喜今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漢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是班氏原云以左邑之桐鄉爲聞喜也班氏只言左邑桐鄉不云左邑之桐鄉也夫河東郡二十四縣皆因秦舊班氏明明言之如將此加一之字則桐鄉爲左邑之一鄉而秦之河

本只有二十三縣矣特史文誤連左邑小顏遂妄加注以就之此更加一之字尤謬非改左邑爲聞喜也奈何遂并今曲沃亦解爲聞喜也如左邑縣并改爲聞喜縣是汲縣亦應改爲獲嘉縣矣又何以終左聞喜并列爲縣也是成何注法耶然自應解一行後儒不察皆墨守而終避之一本錯則千本俱錯由是吳之韋昭本之解國語矣晉之杜預本之注左傳矣劉宋林蘇奐案此當云宋不可云劉宋林非南朝人也本之注春秋矣范氏本之作後漢書矣北魏酈道元本之注桑欽水經矣唐之孔穎達司馬貞顏師古本之正義毛詩索隱史記注前漢書矣踵而兩宋不能更易其說況其後焉者乎夫未嘗親歷其地又憚於搜羅考辨詮解今古大部頭書不能慎重闕疑徒閉戶秉筆依樣傳訛而寰宇一統通府縣志

互相解釋無怪其相沿千載矣二百餘年之勝地精華盡洩蘊結都宣霸圖其消歇矣迨三晉紛爭七雄交戰兵燹百刼簡策悉成灰燼陵塋鞠爲茂草遂致漢興兩都少有名人大衣冠從而識焉者也即霸國遺文尚賴東魯之大聖大賢一經三傳大書而特傳之至今之書法謹嚴文章典重含英咀華膾炙人口者伊誰之力也而當年城郭都鄙自晉以來無復有人焉考其地而切注之曰新田本古絳縣即絳邑縣地今何地爲絳邑縣故墟也將兩都混而爲一班筆者每從而疑之逡巡而莫能下縱有名賢臨文注釋雖明知其爲曲沃將何地以處新田含毫千里皆躊步而棘手然生斯土者尚爾傳訛見之古者又有明詮故其勢不得不將曲沃一地

分而爲二以古曲沃歸聞喜以今曲沃爲新田也豈知
聚人修史晉沃原分兩地曰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
公羊由乎曲沃而入也左氏作傳底本得之最确曰土
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猶留
之典籍以待後人俾千載之祕終於昭雪聖賢之功千
古不刊萬世爲烈矣夫與其勦襲陳言爲不披閱經史
縱覽形勝以徐觀焉而自得之今於經史原文識得新
田眞地則從曲沃下國以望唐翼晉水故絳新絳桑若
列星瞭如指掌而晉之爲晉沃之爲沃應不待辨而自
明也自非然者坐新城撫故都沃泉懸鵠邑拱絳山猶
峙澮水常流祖宗夫人之陵寢尙存世子申生之廟墓
如故而成厲靖僖獻五世之徙都桓叔莊伯武公之封

國豈悉遷之桐鄉之野洮涑之濱耶沃何分於今古去千年之障翳開萬古之羣蒙是在善讀書者之自領之而已矣

又云春秋左傳晉成公六年晉景公十五年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是爲新絳二百有九年之晉國在是景厲悼平昭頃定七公之春秋在是出哀幽烈孝靖六朝之共主在是欒郤士荀智魏趙韓名卿大夫之功烈在是是必確有其地者在當不徒與曲沃故都兩地而同爲一地也余往來閱歷多有年所矣迨景移來沃以素所學徵之所見意确有其地欲實指其墟而遺老無存文獻無徵上下千年縱橫百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乃爲稽之邑乘劉啓生縣志則曰王官城縣西南二里

又號晉城景公徙居新田引通考云曲沃春秋時晉所都新田之地趙彥復沃史則曰曲沃古未之著也自昭侯封成師而沃著曲沃之名始此猶之一同也獻公欲遠世子而城之由城得新乃署新城或曰新田亦猶是也潞錦縣志則曰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獻公去沃都絳使太子申生居焉遂爲之城號曰新城即新田也景公遷都新田復爲考之府通一統而平陽府志山西通志明一統志皆云王宮城在曲沃西南二里左傳晉人去故絳徙新田謂之新絳即此地此合新城新田爲一又以王宮城當之至一統志云絳邑故城在曲沃西南晉新田地景公遷都於此亦謂之新絳引左傳水經注以明之又引舊志南對紫金山有中城外城其南爲澮水衝沒東西北遺址

尙存暨括地志漢縣本晉都新田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因絳山爲名考之元和志肇域記寰宇記亦同又以古曲沃爲今聞喜證之左國史記兩漢晉書之註疏今之曲沃則古之新田也證之魏王泰括地志而闕文獻通考杜氏通典以今之曲沃爲春秋曲沃邑之爲非是諸說雜陳竟無定見乃知下有建白斯上有修名近代著述編輯了事館局憑何採入耶及閱聞喜李汝寬駁沃人李廷寶曲沃辨云寶謂汾澮二水在沃西南今聞喜之去汾澮也遠矣以今曲沃爲古新田則是矣至桓叔所封乃古曲沃也既以今之沃爲新田而又以爲古沃豈以新田古沃爲一地乎如其一地也則晉人謀去故絳當云復都曲沃何以言遷於新田也耶旨哉斯言

以其說當古曲沃乎三則引左傳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且云二水皆見在沃境而聞喜去之甚遠不知此正足證今沃之是新田而非曲沃矣彼韓厥固云新田有汾澮何嘗云曲沃有汾澮哉今以聞喜去二水甚遠而遂斷其非曲沃也不亦俱乎至張坊書出則愈益博辨其痛詆應仲遠地理志注聞喜下有今曲沃也桼改爲左邑九字之誤誤誠有之坊所詆則不中窾要也夫此語之誤有二一則今字乃古字之譌也一則此注乃合左邑注之尙有光武併省一節而應未及也蓋二漢初無曲沃縣應乃漢人則今字之爲譌字較然又今聞喜城是曲沃而桼爲左邑聞喜舊志云桼以安邑在此縣之右故名此爲左邑若武帝所置聞喜乃桐鄉城

所改而不關左邑左邑故尙存地理志顯然可證及後志始無左邑而聞喜加稱聞喜邑志首因云世祖所併省也蓋省去左邑而兼移聞喜於左邑城且稱之爲聞喜邑仲遠未言此一節頗似左邑之注誤入聞喜下者坐是遂爲坊所詆耳實則桑之左邑在西桐鄉在東水經注明明可見廷寳強謂桐鄉亦在今沃之驛橋村又礙於漢武本紀桐鄉改爲聞喜之一言遂并云漢聞喜亦在今沃境矣其不顧駭人聽聞乃至此哉張之入諸大氏亦引經史然每條傅合己說處皆無實義是與李同病矣第兩人之說多有爲所移者（張志有王光祿鳴盛所撰序然與張說仍不甚附會）故全錄而辨之張尤敢爲大言欲洞悉其形勢當合前釋冀鄂沃諸篇

通觀之案以今曲沃爲故絳以新田在侯馬驛與水經注合惟以今曲沃即古曲沃則大謬

又案路史有漢爲曲沃今隸絳之語是亦惑於應仲遠之說注者儲六雅固云羅於曲沃源流不甚了了誠然小羅又云曲沃西南聞喜西南八里有桐鄉故城而引隋圖經以證之其語復涉模棱夫劉昭後志注明云曲沃在聞喜縣東北小羅何得改爲西南乃又並舉曲沃聞喜旣非證聞喜之卽爲古曲沃兼復牽犨桐鄉究竟桐鄉在曲沃西南耶聞喜西南耶何以能同距八里耶若隋圖經則只稱聞喜未嘗連及曲沃也此皆羊張之說之所本故並辨之

隨若翼侯所奔或以爲介休

左隱公五年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

氏功之翼侯奔隨杜注隨晉地 六年傳逆晉侯于隨納諸鄂 文公十三年傳隨會在秦 國語武子是以受隨范葦注隨范晉二邑也

謹案隨舊無考范皆謂山東范縣若論齊景公輸范氏粟秦昭王斬范中行之塗俱指朝歌則范實在山東故孟子有自范之齊之文也隨與范連稱宜若與范不能相遠者然終無人實指其所在惟顧祖禹方輿紀要以爲在介休縣東第思春秋初晉地甚小翼侯所奔非但不能至東昌實亦不能至介休也此與平遥之稱尹氏采邑者皆未可從也據昭二十三年杜注尹在鞏西南偃師路史今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其邑恐非

而重耳所居之蒲在隰州或云即蒲縣

左莊公二十八年傳重耳居蒲杜注蒲今平陽蒲子縣

舊通志蒲子村在隰州北八十里相傳晉文公所居之地　又州東北五十里蒲子城斬袪垣即左傳寺人披斬重耳袪處　又蒲縣亦有蒲子城縣西翠屏山晉文公廟內松柏森蔚有歲寒亭

翟祖在吉州

國語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注翟祖國名　路史北地古翟國後徙西河盟會圖云今慈州地道記伐衛懿公者二屈者夷吾所居亦在吉州也

左莊公二十八年傳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杜注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

謹案二屈者一在吉州北二十里一在大甯縣南皆

云夷吾所居意傳之二字不誤也

又案翟祖及耿皆在吉州或爲古國或爲翟國故驪姬言二屈君疆無主則啟戎心正以滅耿之後晉邊留與翟接出獵而望見翟氛翟之近可知翟之强可知矣强故可以滅衛近故可以侵晉而終爲晉滅也

詳其侵晉也取狐廚受鐸而其爲晉滅也郤缺獲白狄子於箕狐廚受鐸同在鄉甯即與吉州接壤而箕地從來謂在陽邑顧亭林切切辨之以爲不然而未能舉附近地以實之據隋志蒲子縣東北有故箕城或是也

隗者赤狄之總稱不止一國潞氏已見前篇

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

芮韋昭注八國媿姓也　路史赤狄皆隗姓參盧後

謹案七國已見前惟隗國未見史伯謂當成周之西則必在今山西可知而內外傳皆無隗國事惟僖二十四年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兼路史言赤狄皆隗姓潞氏甲氏留吁鐸辰皋落及此廧咎如皆是也然則隗非國名乃指赤狄之姓耳至孝義有虞城虢城在縣東北十里內舊志謂晉滅虞虢遷其民於此則不見經傳不得舉以當八國之數也

餘垣曲之皋落氏

左閔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注云赤狄別種皋落其氏族

謹案盟會圖疏在潞州今絳之垣縣西北六十里故

臯落城是世曰倚薄然疏旣確指爲垣縣何以又曰潞州垣與潞雖俱在太行相連不斷而實相距三四百里豈得溷爲一地至世曰倚薄者薄卽亳也爲中條十二名之一水經注引服虔卽作倚亳且垣曲爲湯所都之北亳宇文周時置亳城縣此城實倚中條而據亳都之勝故曰倚亳也舊有云在平定之樂平者非爾時晉境不能遠至彼處古人言之詳矣金興定四年郭文振請升樂平爲臯州雖因樂平有臯落城而定名不知左傳昭十二年晉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杜注明云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豈有旣爲肥國兼爲臯落國者乎其誤不待辨也

壺關之廧咎如

左僖二十四年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杜注赤狄別種

謹案上黨記壺關有地名無皐字卽皐爲申生所伐之皐落氏不知皐落自在垣縣而此皐實卽廧咎之咎同聲互用也書皐陶詒漢書竹書風俗通皆作咎繇知皐字卽咎不妨歧出且皐落之國古人不言出何姓而此廧咎如爲隗姓則傳有明文矣隗姓之潞氏既在上黨則潞氏別種之廧咎如理不能遠在他境也

沁州之甲氏

春秋宣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杜注赤狄餘黨

傳留吁鐸辰杜注鐸辰不書留吁之屬

謹案舊志銅鞮有甲水疑卽甲氏是也而金地理志云武鄉有胡甲水亦卽此一水可知然隋志銅鞮下注曰開皇十八年改爲甲水縣大業初省入銅鞮舊唐書又云銅鞮漢縣武德三年分置甲水縣六年省二史所說不同不識隋唐開國之初何故旋置旋省如出一轍也顧兩朝皆稱爲甲水則其爲甲氏之屬可信蓋古之赤狄後人稱爲赤胡見索隱則後人言胡甲卽古之狄甲氏可知也以胡代狄其例固可類推也

屯留之留吁鐸辰

路史屯留故城南卽故留吁國也與潞俱附中國爲赤部

胡　舊志屯留辨屯留一名余吾一名純留一名戎屯一名留吁

謹案留吁純留見左傳屯留見戰國策余吾見漢書戎屯見水經注赤部胡見索隱實即赤狄也杜氏又云故上黨地有赤沙城舊志漏而未引

及茅戎之名徐吾氏者亦在上黨合之潞氏皆所謂隗矣

春秋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傳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杜注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春秋爵姓存滅表茅戎戎別種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南有茅城

謹案茅戎杜並未詳其地顧棟高大事表指爲平陸東南之茅城而元凱於秦伯伐晉遂自茅津濟下注爲大陽西南之茅亭且曰即茅城知此是茅津之正

名也茅戎則不知在何處然考此年春晉侯本使瑕嘉平戎于王館嘉處瑕故稱瑕嘉嘉本守桃林之塞者桃林今爲潼關就近可平戎戎地必在陝閿左近則指爲平陸之茅城者良亦可信若曰茅津之戎耳水經注茅津故茅亭茅
戎邑也津亦取名焉蓋本欑茅之田太公金匱作贊茅金匱桀怒湯召而囚之夏臺湯
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而左傳先茅之縣賞胥臣先字疑亦贊字之形脫也杜注乃謂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是以先茅爲人名非也先氏初無名茅者據馬氏
世系表傳亦無發先氏縣非

又案杜以徐吾氏爲茅戎之別據左氏鄭大夫有徐吾氏不知其命氏之由又漢上黨郡有余吾縣亦曰徐吾今屯留界也倘若縣之由恐即以徐吾之戎納

淅然迴遊不相及豈茅戎後來所遷乎昔屯留爲留

吁則知茅戎亦其同類也

若白狄則樂平之肥也

左昭十二年傳晉荀吳僞會齊師因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杜注昔陽肥國都今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路史昔陽本肥今平定之樂平東五十里有昔陽故城

顧亭林日知錄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滋水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

其說皆同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

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屬之齊豈得越太行而有樂
平平

謹案昔陽傳兩見一在此年滅肥下一在二十二年
滅鼓下杜注皆以爲樂平沾縣而酈道元水經注亦
兩見一同杜說在沾縣一則謂在下曲陽縣劉炫遂
執下曲陽之說謂肥鼓二國並在鉅鹿顧氏引應劭
酈京諸說亦謂應在鉅鹿而不得在樂平然顧只辨
昔陽爲鼓都將何以處此年肥之昔陽豈一昔陽而
入之兩次乎竊謂昔陽實應有二一在下曲陽者鼓之
都在沾縣者肥之囗特二名相同既俱在昭公時又
俱滅於中行穆子杜只以沾縣一注概之坐是遂爲
劉所規耳劉著書名曰樂史明昔陽在鮮虞之南謂穆

子恐肥爲備因假道而襲之實足灼見當日情事雖
泌則謂鉅鹿之昔陽亦名夕陽然則沾縣者名昔陽
鉅鹿者自名夕陽兩地並存亦不礙於顧說矣又太
平寰宇記謂肥國在盧龍近曾釗駁之曰傳晉入昔
陽遂滅肥則肥必與昔陽近昔陽在今晉州東南盧
龍在今京師東數百里相距甚遠且其地非道齊所
由晉僞會齊師欲路出於肥攻其不備而滅之也乃
迂道千里而涉其境其僞何可售耶是肥必不在盧
龍審矣盧龍苟有肥如城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之
於此非故國也顧復初以爲在藁城西南七里庶爲
近之顧氏日知錄曰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
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都也昔陽既肥都

何以復言下曲陽有肥纍城而疑肥之名取於彼也
肥乃小國境必不遠豈取名鉅鹿之城而建都樂平
之縣耶竊謂顧說固甚辨然謂昔陽非肥都可也必
謂非肥所有則過矣若非肥地傳何以與滅肥連書
今考直隸之肥鄉縣立名實由肥國趙武靈臣有肥
義疑亦肥之後也若舊志又謂縣有臯落城則誤也
臯落自在垣曲況樂平既爲肥國不能復爲臯落國
也辨已見前卷

繇之厹繇也皆是也

韓非子智伯欲伐厹繇而道不通迺鑄大鐘遺之厹繇之
君除道將納之赤章蔓枝諫不聽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
日而厹繇亡

舊志盂縣治東里許春秋仇猶國故墟周九里　又智氏滅仇猶置原仇城又縣東桃園村北有仇猶君釣魚臺　又相傳牧民街太湖石下有智伯鐘

謹案厹或作仇繇或作由猶又作夙繇夙字乃厹字之形譌也今盂有厹繇山尙以此國得名據此知今之盂斷非春秋之盂也夫魏子分祁氏之田其事在前智伯滅厹由之國其事在後分祁氏時已有盂縣而厹由尙自爲國晉卿無緣預分人國爲縣也故昔人謂盂卽今陽曲東北之大盂城然竊意當時盂丙所治之盂其地亦有在今盂縣界中者特今盂縣之縣城則自爲仇由而非盂耳

及三晉分後韓都於平陽

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　史記康子卒子武子代

謹案韓出於曲沃桓叔尙爲晉之公族滅智伯者康子武子卽康子子也惟漢志云武子元孫貞子居平陽路史亦云然與竹書不同此當以竹書爲準蓋竹書雖多錯謬如其侯一世據史記乃是懿侯而史記於此時亦頗淆亂謂韓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則實不知悼公何君也況滅鄭後始都河南乃韓哀侯時事此時固尙在河東也若云貞子方居平陽則武子以來三世竟何居哉又路史云桓叔之桓亦地名愈不可從桓實成師之謚非地名也又今襄垣有韓城在甘泉之陽傳爲趙襄子築故縣名襄垣後周

置韓州於此亦因其有韓城之名故也然此語不見書傳恐宇文之置韓州只因上黨本韓地故耳不必別作附會若必云趙襄子築則何不名趙城而名韓城乎至今之韓城又因周之州名名之耳

魏都於安邑而文侯城則芮城孝義皆有之

馬淑援曰芮地又相傳河北城爲文侯城意此古魏城乎又孝義縣志魏文侯宅在縣治東又有壘在宣化坊

謹案此二城皆僞也芮之城爲古魏城乃萬之始封非斯之新都馬氏之言審矣已辨見前篇魏國下至孝義之有宅皆由陋者以後之西河傅合古之西河是以僞作文侯之蹟耳戴氏震嘗言今之汾州戰國時不屬魏而屬趙一語可破無窮之僞蹟然則孝義

之吳城縣志以爲吳起築者亦出附會明矣獨不解文侯墓何以見在孝義唐開元有楊仲昌碑宋嘉祐有謝景初碑又宋袁藏雲趙瞻皆有文侯城詩皆云在孝義也夫孝義爲趙之中陽明明見於史記豈有魏君而葬趙境者乎斯則附會之說已在唐前其誤人也久矣文人詩人隨聲附和眞具定識者幾人故其文與詩皆不可據爲典要也

趙都不在山西境而所築泫氏以偪晉者則在今高平

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

舊通志絫水經注曰洹水出上黨洹氏縣洹山山在長子縣令考上黨古無洹氏縣邑惟察漢有泫氏縣今高平是也有泫水出丹朱嶺下即丹水是也丹水亦屬高

平丹朱嶺即長子與高平分界處又考唐書有洹水縣本隸相州天祐三年後屬魏州亦非洹氏縣

謹案國策襄子搆智伯之難出亡問所之左右曰長子城厚完泫氏據舊志雖非即長子究與長子不遠而襄子欲傳伯魯之子孫伯魯子代成君先死乃立代成君子浣是爲獻侯竹書作獻子從其實也獻子之築泫氏殆即襄子之遺命與因其厚完而更築之所云百雉害國之意也夫

晉君則先處端氏今沁水地

史記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後處屯留即今縣也

史記趙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　竹書紀年晉

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

謹案紀年與史記相牴牾史記晉靜公俱酒孝公頎之子也紀年則以孝公爲桓公而無靜公一不同也史記徙晉君於屯留者趙肅侯紀年仍作成侯二不同也史記韓哀侯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乃共侯而非懿侯三不同也史記三國遷靜公先端氏而後屯留紀年則二國直遷桓公於屯留四不同也然今端氏聚則實有其地人徇指晉君遷處未可徑敘屯留而置此不道也明李夢陽詩繫馬荒城下空翠圖縈紆一間端氏名恢古生長歎又按舊志端氏城卽今端氏鎮在沁水縣東九十里唐徙澤州治於此端氏聚則韓趙魏遷晉君處在縣東

四十五里非一地若屯留則去晉之銅鞮宫不遠或者以故宫館君乎又今鳳臺有高都城舊志云三卿分晉後晉公奉祀於此在縣東三十里然晉傳無晉君處高都之說據戰國策則高都韓地而近於東周故蘇厲謂東周君曰又能爲君得高都恐未必在澤州總之晉傳參差不一莫如周末爲甚從其著者可也

後趙武靈王併樓煩今岢嵐甯武皆是

戰國策武靈王曰吾國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　史記趙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又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高闕塞　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樓煩應

劭注曰故樓煩胡地

舊志林胡樓煩在今甯武府西北及岢嵐州東北高闕塞在台歸化城西北樓煩見周王會圖子爵　又樓煩王城距静樂縣百里馬家莊之東址存

舊志又云甯武古樓煩國樓煩城在静樂縣南七十里一在崞縣或云在西百里馬家莊要之静樂甯武皆樓煩地也甯武在宋爲甯化軍金爲甯化州領甯化一縣乃明甯化所也静樂東北百六十里有管涔山唐置管州於此静樂永安鎮與甯武接界兩縣治相距百八十里東八十里爲朔州甯武北三十里即神池縣治有虎北等山官莊狼窩等村隸焉神池西八十里即五寨縣治有店坪等山小辛下莊等村隸焉五寨在静樂西北

距五寨荷葉坪山界凡百里由五寨而北百四十里即偏關縣治東至老營所西北至草地邊牆均八十里而偏關西南即保德州河曲縣治也甯化所在永安鎮北與甯武所相距四十里

顧炎武云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豨

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躡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平陽者惠文弟趙豹之封也

舊通志平陽君趙豹惠文王弟二十七年封

右周初至七國末